

永樂大典

卷五千三百四十
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十三蕭

潮州府三

文章

圖經志唐韓昌黎 請置鄉校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則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玉廡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厥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賸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順道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衝推官專司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潮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 牒以愈朕校判史持加優禮以州小休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紙俸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漸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奉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違避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未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持蒙眷待報此披陳趙德昌黎文錄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先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楊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時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此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銷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又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飽滿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游處無備得以所遇火為之卷私曰 文錄寶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 昌黎祭鱸魚文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判史韓某使軍事衝推泰濟以羊一豬一投懸溪之潭水以與鱸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獨牙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奄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鱸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迹所徭揚州之近地判史赫今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鱸魚其不

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不安溪漢。據處食氏膏。然豕鹿聲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必使使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木為吏。固其勢不得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湖之州。大海在其南。鱷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祭界石神文。或言即三山國王。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者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蘇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真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忻。所是神之庠。庇于人。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祭城隍文。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素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責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情于爾明神。明神憫人之不棄。若響若答。冀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息。夙夜不敢怠息。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備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鑒之。祭大湖神文。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持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昔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既斯人者。皆其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木相識。知牲醢酒食器皿。猶帶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鑒。又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指既禱矣。而雨不得熱。以獲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獲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水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患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水。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備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快煙也。神其尚饗。又云。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

有水旱雷雨風大疾疫為災。各舉厭宇。以供上儀。是更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幣。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宋陳克佐招韓文公文并序。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祀之之義。蓋所以獎激忠義而厲賢材也。唐元和十四年。昌黎文公愈。以刑部侍郎出為潮州刺史。至郡。專以孔子之道教民。民悅其教。誦公之言。歲公之文。綿綿焉。迄今知學者也。郡之下。即惡溪焉。有魚曰鱷。陸生即化。蛟之流也。大者僅百尺。小者即其子孫耳。早暮城下。以人為食。雖牛馬羊豕。見必尾之。居民怖焉。甚於虎兇。公憤其酷。乃投之牢食。諭以禍福。使其引去。魚德公之言。信宿大風雨。率其種類而遁。郡之上下。才一舍不居焉。民列于今。賴之。漢東有亭址存焉。俗曰侍郎亭。即以公尸之也。南粵大率尚鬼。而公之祠弗立。官斯民者。又曰仁乎。余由京府從事。出吏茲土。觀求所然。頗得其實。且歎舊政之闕也。會新夫子廟。乃闢正室之東廂。為公之祠焉。既祠之。且掃之。曰。公之生而不及見之。惟道是師。公之沒不得而祀之。乃心之悲。室室蒸民。皆奉實有虧。濟濟多士。皆官斯者。誰南粵之裔。在天一涯。吾道之行。自公之為。蒼蒼海隅。咸閱禮以教詩。浩浩江流。悉走害以奔奇。功之大者。亘古今而不衰。德之盛者。偕軻維而並馳。何廟食之弗

供。考。俾。祀。典。之。孔。讓。實。我。生。之。包。羞。考。亦。斯。文。而。已。而。既。既。違。宇。考。孔。堂。之。東。嚴。儼。威。服。考。如。生。之。容。闕。窈。窕。之。軒。檻。考。列。游。夏。之。朋。從。陳。顯。潔。之。俎。豆。考。奏。辨。洋。之。鼓。鐘。顧。丘。禱。之。不。終。考。幸。神。道。之。未。道。庶。斯。民。之。仰。止。考。尊。盛。德。以。無。窮。陳。先。位。我。鱷。魚。丈。井。序。已。亥。歲。余。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讚。凡。好。事。者。即。以。後。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妄。也。明。年。夏。余。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味。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湊。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洎。中。流。則。食。之。無。餘。余。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備。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鱷。魚。何。恃。焉。而。任。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楊。勛。擊。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余。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余。則。以。為。不然。後。之。曰。方。今。暑。天。率。上。靡。不。良。矣。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渝。鱷。魚。恃。險。與。遠。毒。茲。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疑。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火。則。引。而。避。是。則。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余。當。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余。言。告。之。乃。投。網。輟。止。伏。不。能。舉。縣。是。左。右。前。後。刀。者。凡。百。夫。拽。之。以。出。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賦其吻。極其足。極以巨舟。順流而至。聞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勢驚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行焉。余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去之。以誅其首而烹之。韓曰。水之惟則曰息焉。魚之伴則曰鱣焉。二者之異。不可度焉。張氏之子。平方弱焉。尾之食之。胡為虐焉。孰殺母氏。伴何說焉。余實命吏。類斯作。害而弗去。道將索焉。夙夜思之。哀民瘼焉。赳赳二吏。行斯恪焉。蟠蟠巨尾。迎而搏焉。獲而獻之。伴人鑿焉。鳴鼓召衆。春而斲焉。而今而復。津其解焉。王十朋祭王尚書大寶文。惟公生稟南方。君子之孫。藏弄明月。于湖之陽。妙齡射策。遇太上皇。擢為亞魁。名震四方。權臣用事。明哲自將。潛心稽古。得聖行藏。於易春秋。尤其所長。帝初覽權。思用忠良。貳我成均。隱林有光。說書崇政。屢上封章。帝嘉其直。人指曰狂。出守東嘉。奉祠故鄉。主上龍飛。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肅周行。正色立朝。得擢以昌。筆端凜然。不赦豺狼。言如著龜。去自芬芳。公雖在外。上念不忘。入司喉舌。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四

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為賦倉。如皎日月。於明曷傷。身雖可屈。腸不滅剛。歸老于家。天相壽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張。如余襄公。如日南姜。蓋歸于來。獨踏黃裳。天不愆遺。哀哉詎亡。十月昔以諸生。受知上庠。竊第未歸。禮遇異常。公居諫省。我濫臺綱。人呼二龜。亦曰兩王。鳳宣虎偶。蔭依玉傍。把麾東南。稍近門牆。敬雖獲脩。見則靡遑。忽聞訃音。痛摧肺腑。譬彼大厦。壞其棟梁。如體無骨。四支為強。為國惜賢。潸然涕洟。蘇東坡祭遠遊先生吳子野文。朝奉郎提舉成都王局觀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具。告于故麻田子野。遠遊吳君。先生之靈。嗚呼子野。道與世遠。寂然自求。闔門垂帷。兀然坐忘。有似于微。或似壺子。柱氣發機。適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饑。道路為家。惟義是歸。辛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嘆而度。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感歎歎歎。一醉告訣。逝舟東飛。尚饗。韓文公廟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夫其貴。晉楚夫其富。良平夫其智。賈育夫其勇。儀秦夫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

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主作死。非而亡者矣。故在天
 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
 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
 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嘖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後歸于正。蓋三百年
 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救三軍之阨。
 此豈非承天地闢蕪蕪。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機。以謂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偽。知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意。能糾
 作亂非鯁魚之暴。而不能得皇帝南鑄李逢吉之諂。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
 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人。士皆篤於文
 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
 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
 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懼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

水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五

公去國萬里。而誦于湖。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湖也審矣。
 賦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
 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宜理也
 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持雲
 漢分天章。天孫禹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
 池。暮扶桑。草木衣被昭日光。迢迢李杜來翔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劉
 彭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塵輝九疑吊英皇。祝融先
 驅海若獻。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攝牲難
 卜羞我臆。於樂嘉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洟。翩然被髮下大荒。東坡
 遠遊菴銘。并序。吳俊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
 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隨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
 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
 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
 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
 曰。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佳。使周蒙平相

來。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然不自知。歷九歲而過崇丘。究方相達乎
南海之上。踞范敖而食蛤蜊者必于也。庶幾為我一嘯而少留乎。胡銓
王尚書墓銘。於戲噫嘻。材何難耶。天固生耶。抑偶生耶。謂為周耶。苟用
而不盡耶。上在潛官。公力抗議。太上感悟。卒定大計。隆興之初。筆乘典禮。
曾不逾時。權試諫議。屢嬰逆鱗。故惡褫氣。肉食者鄙。相持射利。請罷督府。
專守和議。公三抗疏。面折力詆。觸宰相噴。左官司馬。引疾丐歸。詔留不可。
回首謂銓。君遂孤立。相顧泣然。作新亭泣。乾道改元。召權常伯。突不得黔。
何獨歎墨。一片不復。善類太息。鼓石經皇。以表夕室。 家德明八賢講
天水先生趙公。身始距今。五百載餘。風同郡魯。此其權輿。蘇弄明珠。光
耀北斗。沾溉者多。實維師友。 賢良都運許公。天賦異才。帝加優渥。衆
然之舉。聲動海嶽。於塵埃中。已遇知音。在震覆時。德重神欽。 草範先生
林公。直忤權貴。忠徹冕旒。一官莫繫。拂水歸休。俯視玄虛。研深探錄。會
我真機。有侍其後。 知郡直講盧公。石闕于朝。文行經學。法盡力陳。持
論尤確。未播弗集。未竟發舒。仰止高風。湖山舊廬。 遠遊先生吳公。卓
撒盈門。心不滓塵。問及源委。破妄而真。無取無求。不憂不喜。清風萬古。有
道之士。 金紫知郡劉公。 辭爵弁受。解章弗綰。却返真游。瓊樓玉館。青

娥有約。素屏留詩。問君未時。蟠桃為期。 知郡朝散張公。竹符千里。一
片冰壺。傳家有子。不隊清狷。南園儀刑。上心簡記。萬古難磨。屏間姓字。
聞學尚書王公。 遜步舉首。投閣下僚。正塗再闢。喉舌清朝。謀登沃心。言
多逆耳。進退從容。直道終始。 後序 事有當於人心。而關於風俗教化
之本。君子於斯不容已。蓋今之為郡者。惟汲汲於財賦。獄訟簿書之末。風
化之本。鮮有經意。沈侯自脫屣。從文闈。馳聲仕路。被薦公朝者屢矣。治郡牧
民。出於存誠。故洞明本末。加以天資高明。學力宏博。發為文章政事。過人
遠甚。昔柳惲有具美之稱。謂其才藝可了十八餘。今於沈侯見之。公之嗜
好。一無所溺。惟寓意於翰墨。考古訪賢。意謂風俗之本。教化之原。自賢者
出。究唐以來。所得八人。其餘特未易舉。舉之八賢。道義文章。青史中罕
見。其建祠立象。冠湖山之顛。以鼓舞邦人。顧不嫌歎。經曰。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吾夫子亦以文獻不足。不能證夏商之禮。八賢者典刑也。文獻也。
風俗之本也。想夫英靈萃止。鶴之在末。今昔孰是。靡之履蕉。步覺皆非。惟
爾邦人。秦之與梓。必恭敬止。况今儀令則。洋洋如在其上。瞻仰之際。豈不
發感動之機。東漢之時。陳寔平心奉物。以處鄉閭。人有爭訟。為曉曲直。退
而歎曰。寧為刑獄所加。不為陳君所短。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為盜者。請

罪曰刑戮是甘。已不令王方知之。由是而觀賢者之有益於風化。豈淺哉。去古遠矣。九原不可作矣。植表示儀。化頑成信。亦庶幾焉。王大寶撰轉木濟潮。東山上有亭。唐韓文公遊覽所也。亭隅有木。糾幹鱗文。葉長而傍枝。耆老相傳公所植也。人無識其名。故曰轉木。乃椽子木。廣無幾。唯此潮人不識之。舊株既老。類更滋蕃。遇春則華。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小。每值士議。春官拜人。以下登第之祥。其未舊矣。紹聖四年丁丑。開歲。傾城賞之。未幾。徒報三人。蓋比前數多也。繼是跨不之人。繁稱如之。最盛者崇寧五年。宣和六年也。今不花十有五載。人材未過。或特運適然。未可知爾。大寶嘗讀蘇端明高公廟碑。論能不能。有夫人之辨。竊觀公植之木。能逃化機。為一方瑞。夫宜容偽。怡其善教之道。及造物而承諸用。使潮人思慕。千萬年莫之厭者矣。碑何以不書。未盛也。盛而無矣。邦人誠之。誠而不書。天下後世易然之。夫鳥獸草木之奇。符於前事。謂之瑞。蕭韶儀鳳。周歌嘉禾。各以類應。公則是邦。命師訓業。綿祚厥後。三百餘年。士風日盛。效祥於木。理之宜然。若乃術業荒忽。惟瑞之證。叔世妄誕者之為君子。辭之。為之讚曰。召公之棠。孔明之楨。既跡勿剪。且歌愛惜。瞻彼轉木。是封是沃。匪木之濟。德化維服。化隆而宇。華繁以待。邦人願之。此理匪誣。

陳文惠公撰鱷魚圖讚 余讀昌黎文公傳。見鱷魚事甚異。且不敢誠其說。太歲己亥。出官海上。乃公之故郡也。郡之下即大江馬。公口而下。舟人則曰入惡。以其沉淵巨浪。覆者相繼也。江有鱷魚。大者數丈。玄黃蒼白。鱗類惟錯。似龍無角。如蛇有足。外化山谷。其外無殺。大事成鱷魚者一二焉。餘則或鼈或鼉。鱷魚喜食人。狎于水者每罹害。民居畜產亦輒尾去。潮州舊苦此患。俗不能禁。元和中。公出刺下車。文而逐之。信宿鱷魚遁去。郡之上下有三十里不居焉。自是州郭無之。殆今猶然。余至郡。訪其事。乃與佛合。始信史氏之不誣也。會委綱于湖。獲始化者以款。睇目利齒。見者駭焉。嗚呼。貌狠而性仁者有之乎。孔子曰。有教無類。小人之殆不若此乎。余感公之行事。樂魚之遷善。且慮四方未之信也。乃圖而讚之。 惟水之奇。有魚曰鱷。利口剝殺。貪心深壑。倚獸文公。示之好惡。魚既化焉。人寧不作。圖豈特猶木哉。惟中不及之。 元周伯時伯溫肅政歲。元猶古建官。分天下為二十又二道。設肅政使者。嚴巡部境。察民俗。以樹政綱。以糾吏治。方岳是寧。拜本是出。嶺南古百粵地。廣寔都會。東憲府在焉。潮去廣二千里。蓋東發至此。岸海介閩。相通賦兵。及諸蕃國。人物福集。而又地平土沃。鏡魚鹽。以故放給甲解郡。然貴謀偽。農錯網。寇孽存。盡獄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行獨滋乎持憲節。以至正六年歲丙戌之臘。至湖。通詔天下。肆大音。城租
征惠。安元元。於是遠國告靖。吏績十汰其九。而有司繁不原者。具獄猶三
十人。四總之。百七十餘人。地獄釋其枉。若誣者三之一。論嘗者半之。決壘
細鑄。墨籍殘。申明要來。遂以德禮。吏民頗重犯法。由是而變。庶幾哉昔
之所謂海。頽鄙魯者。於乎匹。抵寸壤。全歸版圖者。將百年。聖天子。聲教訖
四海。而責成憲臣者。尤至。則凡承是任者。靡間通。執敢不自獻。以達無
外之德。於蒼生哉。爰作肅政箴。刻于分司之署。以諭未者。其詞曰。惟辟
代天立法。人民秉法率下。職在憲臣。準夫直指。周建漢因。彝典招揭。刑禮
體仁。刑以弼教。敢繩革。明日達德。投節方巡。冰霜時肅。以達陽春。政厄
情道。惻癯乃身。駢背滅公。憐天怒神。正己正人。執敢不循。紀綱呂振。風俗
呂淳。致告執事。敬慎咨詢。是月乙酉。經筵參贊。朝散大夫。余海北。廣東
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溫甫記。并書。襄時。左史。長沙田仁德。濟
可。姑孰。邢思義。仁仲。偕行。越二日丁亥。憲府譯掾。賀蘭普。顏不華。從。并。欽
奉聖旨。作新風憲。未潮。宣諭。宋王漢撰。金山記。金城之境。之最奇者
也。距州治。越二百步。東臨慈溪。西瞰大湖。湖間占其南。垣墉固其北。從昔
榛莽翳。與馬蛇虺之園。廢廡之居。僅始未闢。人不得遊。山之形勢。萬態詢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八

州之耆老。咸曰。日所未覩。壬子仲冬。余始至郡。聞其近。逼庫廩。畏盜之伏
其間也。始命剪。闢。非意其為勝耳。初得一徑。從石門東上。幾半得地。如砥
方廣三十步。左右巨樹。惟荔枝為多。始立亭曰荔枝亭。上五十步至頂。見
一石。巍然。出叢薄間。因以峰石之曰獨秀。北行十步。出大石中。地形孤聳。
顧望曠絕。西南與鳳山對。遂立亭曰鳳凰。由鳳亭東行七十步。得一址。前
數石。尤佳。宜日之初。立亭曰初陽。其石之最高者。號曰初陽頂。由鳳亭西
廣一百步。地如堂。南有石子如望。石之曰望賢。由望賢石西。連大岡。踰十
步。有石復巨。觀者必先傍無所礙。號曰題石岡。其下有石宜日之。立亭
曰西輝。亭南巖壁峭險。亦以西輝名之。巖東南五步。叢石怪詭。隱篁篠間。
披剪未竟。勢若騰踴。題曰隱石。石側有洞。曰隱遊。有臺曰鳳臺。謂倦所宜
遊。鳳所宜集也。凡命名。皆刻於石。俾來者得以觀焉。噫。潮為郡。隋唐而還。
賢守相繼。茲山之不興。俾非有倚於我乎。韓文公嘗即東山為亭。以便遊
觀。人呼曰侍郎亭。渡慈溪。涉峻嶺。土無嘉葩。美木。亭大已壞。惟一樹獨存。
夏災赫。傍無以庇。刈茲山居。城隅。適鄰。樹石間。錯。坡徑。紆直。涉降。忘
疲。遊者。知其境勝。比韓之東山。相遠也。余既為詩以紀。有未盡。後書以記
之。大中祥符五年。壬子。仲冬。太守王漢記。山以仙石。水以龍壺。不在乎

高深也。今王侯以金山勝境過於韓山為可紀。母乃夫言歟。舊亭雖廢。新廟隨興。居者思其澤。過者拜其像。佇瞻鑽仰者。如有所得。遊觀宴集者。如有所懷。雖千載如一日。而金山茅塞且久矣。君子之言。可不慎歟。守斯土。牧斯民。從其大者。而小者勿論也。勝境云乎哉。凶題以自警。至順士中郡守。蓋吾王居敬書。陳克佐撰。獨遊亭記。群居侶遊。可以終日。而守道之士。患乎僕僕之未能也。順乎俯仰。始乎嘯語。從之悔也。違之吝也。故君子謹獨焉。易曰。朋稱存誠。又曰。池之匪人。凶也。玩其占。索其象。得其象。則盡其意。所謂正夫一者。其靜而勝乎。余少居長安。杜門力學。耳目視聽。不喜與人接。士有造余者。必給而却之。雖來之益勤。而拒之益堅。蓋道不可苟合。顏不可妄悅。由是谷余者云云。且曰。陳氏子傲人也。何為交焉。余聞之。不敢逃其說。作傲士藏以自警。後第名禮部。游宦凡一紀。頗頌雅損。人或聽之。會余失律京府。奔命海上。乃曰。不能為碌碌子所知也。今萬里南。瘴。又失得其友而絕之手。余後之曰。夫形骸之變。勢利之合。蓋偶而已。久而不敗者。幾希焉。如子之說。則所謂感其朋。執其隨者也。吾后帝萬國。家六合。而聖賢事業。具在方冊。何往而不得其友。潮州處賸越之南。實聲教所被。養蒙俊性。亦其所也。余何懼焉。余既至。即請公守之東偏。古垣之隅。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建小亭焉。名曰獨遊。清江照軒。疊嶽堆望。几案琴酒。軒窗圖書。夫獨也。不猶愈於人之收歟者乎。嗚呼。人非獨則近乎辱。道非獨則牽乎俗。所謂周而不比者。斯人歟。余聞或者之說。不果承命。又懼潮之民。謂余悒悒而來。而獨善也。故載其說于屋壁。陳餘慶韓山亭記。州之東山。惟雙桂為最高。山有韓亭。昔文公選勝遊賞之所也。自亭之右。陟而寢峻。豁然地稍平衍。有舊亭之東者。曰觀海。有新堂之北者。曰仰斗。由亭陰以板躋於南。北峯之巔。有圓亭曰扶雲。方亭曰東風。太守曾公造。以政事之暇。而增治之。落成之日。尚書王公。取史氏之贊。蘇公之詞。而名之也。增治之意。命名之旨。所以壯形勢。所以聳聽觀。蓋期與邦人景慕高標。宏達遠覽。飄飄然有風雲之志。要無愧於前結焉。大凡奉天子命。為千里所帥者。一聽斷。一舉措。必存教化於其間。俾規模遺愛。漸溢于彼久。毋徒為簿書湮沒而已。史公以忠言直節。不容於朝。來刺是邦。首命趙德訓導諸生。自唐迄今。文風滋盛。其建亭于山脊。植木亭左。以舒襟宇。以繁休澤。以慰厥後。去思之懷。而其精神若與神明參。若與造物伍。故四百年之後。韓木時花。以為邦人科第之應。旄倪愛戴。衣冠敬仰。凡分符於斯者。罔不歎豎其餘烈。獨曾公報政之後。登臨環視。乃堂乃亭。以縱遊步。幽以德峻極之靈顯。以發山

川之秀意。英傑輩出於邦。用廣文公之懿範。嗚呼偉哉。尚書公式嘉其志。以思韓之念。勵鄉閭之晚進。博學高行。嚴器養清。以遂其遠者大者。故揭是名。且有深意存。首孟子以登泰山觀瀾水以明其道。司馬遷上會稽疏。九疑。浮沅湘。涉汶泗。以發其文。謝靈運陟危嶺。窮幽峻。躡岳嶺。以暢其詩。惡。謝安亦寓會稽。娛樂山水。以盡其相業。而傳說之巖。太公之涓。亦未必不因感慨而成功。勳者。况茲東山。巍然有峭拔之氣象。亭堂之設。又益之以眺望之佳致。四未八荒。恍乎目前。奇峰疊嶽。拱于胷次。長江巨海。波濤滿激。以湧其汗漫之詞源。朝霞暮雲。變態殊勝。以兼其橫濤之章句。尚書公既以經術忠敏為天子侍臣。破莽於前。是必有真賢實能。嘉猷義槩。接踵於其後。然則曾公之舉。豈以為遊覽之樂而已哉。曾公自下車來。云馬注畫。未嘗不以文公為儀式。某暴戾奸。如清潭鯉。脩學待士。如立師訓。拓東山之景。以表其景行之篤。始見邦人思之。與文公齊休於不朽。某備自郡庠。樂其有教勸之誠。敢不書之。乾道七年乙酉秋。郡博士陳餘慶謹誌。

王大寶清平閣記 仲尼歎川。感時易邁。孟子觀瀾。致用廣大。凡寓意於物理。罔匪蘊素。蘊而表真趣也。山下有泉。蒙以育德。地上有水。比以親賢。行於地中。險不失信。溢於澤上。節不踰度。萬折必東。朝宗于海。是以君

于審所歸。向而南。湖在嶠南。負山抱海。層巒環翠。蟠溪演綠。衆會于江。以振郡治之左。源遠流拱。混混不息。余先廬沙堤內也。去江纔二十步。晨華暮景。風紋雨縷。日稔而情怡。其樂根諸中。與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淡相親也。時因詣閭。縱武江流。經營堤外。得真喧焉。舊日之佃地。不妨民舍。不別荆芥。亘城郭。繞閭閻。真方隅。而形勝。恢基崇址。挹朝陽以考宅相。樓櫺瑰挺。堂室宏遠。大奉秀氣。平拱于襟宇。練流縈帶。泓若一池。於是直居之前。枕涯砌築。建閣以舒曠望。揭之曰清平。蓋莊周所謂天德之象也。噫。性未嘗不清。亦未嘗不平。嗜欲貪儲。玩習侈靡。一或雜之。何以能清。忘怨喜怒。權勢名利。一或動之。何以能平。然則鬱而不流。激之過頓。豈水之性哉。澄清準平。趨東達海。率水之善。殊未可量。聖賢觀感。各有攸措。容莞爾而嘯曰。時降清平。乃能樂是閭。人惟清平。乃能居是閭。若一得三。請書以訓。

王宗烈八賢堂記 慶元五年冬。晉陵沈杞來守古瀾。越明年夏。政靜民安。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哲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凝神靜觀。八楹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取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榮陽河洛。吐其精微。榮而為植物。則檉楠梓杞。神而為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為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

賢其亦有得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
郡。山川炳靈。英材輩出。子米何見而難是選耶。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
以多為貴。而不知少之為尤貴。揖避致理。衆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
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特則八士。聖人首稱。寥寥數百載間。而君厨後
及之。情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苟得哉。胡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
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一儒冠立於國中。而曲阜風聲氣習。迄今可掬。其體
重為何如。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為客評之曰。道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
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災異。而遇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
而魁進士。許公其人也。振宸君對而後直。謬虛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劉公。
則未老辭歸。注籍僊官。遠遊吳公。則有祿避兄。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錄
而著御屏。剛鯁如玉。則投網而避權相。一方英氣。羊在八賢。寧不為古瀛
之青耶。客曰。唯。或者從而接其說。山川猶在。風物逾勝。昔何炳填。今何寥
落。毋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昏兮。則明雷。雷霆息兮。震而驚。氣之在人。
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奮於生前。一時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未可
量也。天誘其衷。爰命我侯。發其幽光。啓其往蹟。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
蕩蕩。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鏡煙閣。勛功鼎彝。垂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

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潁川八龍之譽。後宦位畢顯。小而
一家尚爾。况一國乎。侯之志廣矣。其時以副其願望者。若親若故。若子若
孫。皆獲俎豆于左右斯堂也。闢而增之。權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親盛事。踈
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至若輪費度材。計工董役。未也。故略
之。慶元庚申六月朔日。迪功郎湖州州學教授王宗烈記。黃景祥湖山
記。湖山峙立於郡城之右。鱗渚遠其前。浮圖矗其巔。環顧則平林疊嶽。
紛然獻狀。俯瞰則萬家驕次。羊于一枵勝際也。昔時諸公登臨賦詠。磨崖
紀石。遺跡尚存。闕巖曠久。徑蹊煙塹。榛菅茁翳。木成於斤斧。石瘁於敲斲。
遂為童叟芻牧之地。殊未有賞音者。三山舍人林公燁。守湖之明年。政成
俗阜。暇日偕郡丞延平廖公德明。登州治之金山。從容眺望。西挹其秀。而
得佳趣。不能自秘。思與邦人同其樂。整者夷之。翳者剔之。崎嶇者砌。而級
之。植以松竹。雜以花卉。優鞠三亭。以便遊憩。緣山在趾。扞藤蘿而上。半躡
煙雲者。命之曰雲路。躡然負塔而東向。埤視前峰者。曰東嶺。少迂而西。巨
石數四。卓犖而環侍者。曰立翠。洞心駭目之觀。一朝闢露。倚非天達地誌。
固有自然之境。必得人而後興耶。斯時也。吏不踵門。村無吠犬。闔郡之人。
以恬以嬉。相與具盤飧。羅樽罍。以窮登覽之勝。飲者酩酊。歌者嘒嘒。舞者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梓。雖朝而往夕而歸。而公之與侔。和若一家。侍僚屬也。親若朋友。愛士民也。不翅若子弟。故特亦生筮與。黜勝便。盤桓其間。相忘相狎。而無間。春溫而林木茂。墜暑而清風來。但秋而真氣舒。祁寒而青青不改。四時無非樂也。然公之樂不在山而在民。故能因民之樂而樂其樂。昔滁之琅琊。下有驪泉。太守歐公亭其上。公餘與客來飲。有疾難陳。既善文。饋頽然而醉。醉而與滁人遊以相樂也。滁之山水。因以名勝。然則林公於湖山始亦歐公之於琅琊也夫。慶元己未。郡人黃景祥記。方拾思古亭記。湖陽古壘。舊傳地居鴨湖。唐刺史韓文公嘗治焉。雖為民害。公文以遺之。又嘗登雙桂山。手植嘉木。邦人以比甘棠。歲寒之姿。迄今不易。旁有屋數椽。俗號侍郎亭。二者咸在溪東。自公去湖。垂四百載。遺愛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厥後州治。移建于金山之麓。溪東父老作亭于此。南望韓木。右顧鴨湖。以未去思。故亭名思古。蓋道感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歲月浸久。老屋頽頽。邑子蔡氏。易以柱石。營而新之。庶幾過者因亭以有感。今流俗乃號為師姑亭。殊溪東老父去思之意。推原其故。得無類於小姑彭郎之謂哉。夫小姑本小姑也。彭郎本平浪也。傳習既久。且移小姑以嫁彭郎。况是邦乃昌黎舊治。聲名文物。不減中原。南有迤野。北有思古。皆舊隄館。迤野之名。或批為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五

行者。俗稱南音之為累也如此。守亭者以為請。因用思古舊名。申述故事。且告來者。亦不忘也。西山真德秀潮州貢院記。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朔。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未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予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為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鳴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今復始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迴環而縈帶。雙旌馬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聯民廬。後迫隄水。山川清明之氣。達而弗曠。市廛譁囂之聲。通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况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衰。以規模則前敞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殊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復也。後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太守齊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為。而力以任其事者。別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王君。格。刻繕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君。施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亦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損者百萬。則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

合以相馬。而民弗知也。子曰。嗜是真。宜書。蓋今之為守臧者。有薄最丹星之族。有隙訟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迥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也。然使拜之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獻焉。夫所為優選士之官。于舊觀者。非以舍庠狹而就高明故邪。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靡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於道義。莫於名節。士而志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滯於貨利。士而志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魚魚之際。昔者湖之君子。蓋有庶幾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達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君止知謀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臧所望於湖士者哉。陳公名懌。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建安真德秀記。元邢世衡思韓亭記。東於郡山有韓名。唐湖州刺史昌黎伯韓文公廟焉。相傳即揭陽樓遺址。其縣守居徙者。今為精舍。在郡之南七里。蘇文忠公所著文石刻寶存。是祐四年二月朔。休吉。食海北廣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五

東道肅政廉訪事長安張公秋精舍。祗揭峻事。謂茲山公素所遊息。杖馬經行。草樹榮耀。以未至為憾。於是屏騶僕。擊舟絕江。嬰嶼勃窣。僭僕而上。百舉武梯石。賦乃至。薦款揭度。楮圓訪古。修杖藜條。美蔭繁縟。手植木滿。蔓生不復識。舊侍郎亭。曰仰韓。則近名。危檻浮瀾。風榭遶空。與郡西湖山對望。彼丹堊繡錯。有華厥初。而此漫漶腐僂。僅得不廢。可惟也。公慨然捐俸屬郡府。鳩工度材。完舊益新。聖榜思韓。以仰之。且不忘思之心也。猶懼茂以貽水久。越十日丁未。孔子用幣。郡士畢集。公曰。湖詩書澤。由韓公始。爾士子忘之耶。皆辭不敢。乃僉志一力。助錢相役。為錢中統萬緡。公命置水棠田為租百石。廉士之家。旁近者奉祠事。藉歲入階葦。不時出納。不實者有司察之。志慮深矣。郡之指紳處士。耆老之儔。咸願有紀。謹按公扶樹教道。息邪祛異。論官市。出半元。翼榮裝。督公平。恭用韓中事。在史傳。此皆不書。持惜夫世常以文論公。而不知其肆遺緒。直指正傳。其有處非漢唐諸儒所及。三印廣南。一隨伯父。既官才。一今陽山。一刺潮。咸以言事故。逆其不辭。避昨勤治。視摘官猶資。選群有鯁。魚食人。以文運去。遂無恙。民責口為常。計庸免之。未相真。輒與錢贖。且著令。故至今思侯為深。傳頌侯事為習。或以公之德。長滂仁。雖身海上。乃心罔不其主之悟道之行。至

謂公要觀南海。窺術相詞迫切。非公本意。獨賀茲郡之遺者。使其玉帶金
魚。乘執鈞軸。論說唐虞。各天一隅。雲龍上下。晨星落如。而沈雅通經之趙
德。聰明識理之大願。遂得附著于公。以托不朽。獨非斯人之幸歟。遐想一
時。親見子雲。以為適然。百千載之後。萬頭齊延。青塵邈不可得。然後知公
之難遇也。然則舉酒相屬。俯仰江山。詠侯遺愛。聞風而興起。醉義而忘歸。
其獲從今公遊者。豈獨非幸歟。書諸石。所以志公之難遇。而潮獨幸伴邦
人壽厥貽。欽于世世。忽忘。特仕郎前南雄教授新安邢世衡記。 范棟
撰總管府忠愛堂壁記 潮陽古百粵地。控海之隅。雖俗雜夷夏。而民稱
易治。國朝承平日久。涵養生聚。郡之殷庶。名嶺南右。人民之休戚。實係守
者同德焉。泰定二年。制授廣平朱侯周朝散大夫為同知總管府事。至未
暮月。酒滌故弊。厥政大行。一新公府之署。揭其視事之廳曰忠愛之堂。與
府判官賈任君。推官劉君克敬。及其知事趙弘道。馳書三山。屬予文以記
之。予謂潮嶺南右郡。諸君一時同德。其作新振起於斯堂宜矣。抑嘗求古
聖王之所以建侯置守者乎。今太守古諸侯也。天以天下付一人。不能適
優而周治。於是剖千里之地。與其民。簡其人。使分牧之。所以重所付也。太
守受地與民。權未轄。轄三品章綬。官有承威佐吏。奔走者。自邑令長群執
事。咸下風聽命焉。亦崇且華矣。得人則一方安。其安不得人則一方蒙其
殘。苟殘矣。是太守負所簡。而簡之者輕所付矣。曾謂有志忠愛者。固如是
乎。漢人有言。與共治者。惟良二十石。然不必盡良。得一人則一方重。勢可
見已。國朝疆守之廣。度越三代。人材之盛。越後漢唐。詔書方又重郡守之
選。焉有膺是責。而居是邦。貪天祿。而治天職。乃自附於不為者乎。或曰。潮
之距京師遠。其治固有緩急。是又不然。譬之天生物之繁乎土者。去天誠
若覆絕矣。而物之所由以生者。雨露之澤。至深切也。群視京師。距萬里。有
國之制。昭如日星。設官分職。以宣布之。信賞必罰。具在有司。今且云然。是
猶知天之高不可極。而不知生物之無一日不蒙其澤。知朝廷之遠。而不
知典章法度之至近也。太守任宣布之職於其間。亦思無愧於易。與良者
而已。此非獨為潮言也。為天下道也。今諸君當蒞政之初。適豐暇之歲。因
其故弊。爰有改作未言之意。乃不藻繪之尚。而奉奉以人心。世道興起。德
勸為先。非真知忠愛之實。有所為而必無所負者。又能如是乎。余雖未獲
登朝之堂。然切識諸君之義於書辭之表。故樂頌之。夫同知而下。郡丞。丞
也。而所立如真守。况守者哉。因請刻文堂上。且為方來執事規。異時論相
於郡。如漢故事。必自朝始。則今日之規。又所以為頌也。泰定三年正月。范

傳記。經歷司衡政廳記。余既記湖之公堂已其請則又曰。郡幕之薦。扁以衡政。政言正。衡言平也。幸遂識之。嗚呼。夫正人者。烏得有不下者。且百官之有贊佐。莫今郡為難也。郡方千里。責有民社。都轄者。履於上。眾聽者。仰於下。郡處中焉。刺經歷知事。照磨。秩自七至九。郡凡三員。上以承太守。下以攝郡吏已。又處中焉。平不得有所性。崇不得有所陵。凡所與起。處操持者。皆國之故也。事無大小重。輕具于案牘。紛至吾前者。有萬不同。吏曰。可。未也。守曰。否。未也。贊佐者。常執其衡。進退其權。而取事之中。舉無所容。吾心。是以守雖貴。不得以廢吏之是。吏雖賤。不敢以徇守之非。政於是乎平。訟於是乎理。教化於是乎宣。風俗於是乎淳。其致此者。何哉。以吾無私而已。夫私者。非貪賄。比同之謂。一有容於吾心。即賊乎天理之公矣。故有詰按以立異。依違而苟隨。居兩上下之間。而不思其難。所與起處操持。或異。則衡將不在已。而在人。欲正人。而人反正之。正人。則衡在已。人正。則衡在人。一公私之間。而利害相懸若此。服庶官者。可不慎歟。今湖之幕。貳則浚儀趙君也。君舉茂異。起家風紀。當明正人之說矣。因誌廳壁。諭之君子。奉定三年三月七日范傳記。吳澄湖州路重建廟學記。二廣南。朕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聲教之暨于其地。蓋不與中國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十五

同。然天之生斯民。民之秉是性。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異哉。或謂潮人始未之學。自韓文公為刺史。而後士皆寫於文。什未韓未至。潮以前。固已有趙德。其人惡謂之未知學乎。國朝承宋文盛之餘。潮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郡庠燬於兵。憲官牧官。雖繼脩復。而未克完也。丁侯聚之典郡也。講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恭之按部也。廟殿門廡。畧具。潮人以為卑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領更造。以民則蔡氏獻石柱三十。以官則判憲小雲亦海牙助贖錢一千。既有其資。議遷孔廟于學之右。天曆庚午春。愈憲任侯仲深。入率諸官捐俸。命群士輸材。於是大成之殿。不日而巍然其隆也。廓然其敞也。明年郡牧王侯元恭。率之以黜。聖之以移。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叢穰。喧聒逼迫。諭而徙之。地域浼并。緣以宮牆。尊嚴闒。昔所未有。又私出錢五百緡。墾兩廡。從祀像。明倫堂。竦立孔廟之左。於是潮之廟學始大備。董管繕者。教授李復。學正劉貞珍也。至順三年春。有事先聖。度告成績。邦人士咸喜。乃未謂文以記。臨川吳澄曰。王制以泮宮為諸侯之學。魯侯脩泮宮。頌於詩。而不書於春秋。何也。蓋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脩學常事。爾。然則潮學之記。其效詩人頌美之辭歟。抑效春秋記事之筆歟。澄謂他郡之脩學常事也。潮郡之脩學。則非常也。何也。潮為東廣諸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郡故中人以下。往往喜官。茲土亦有素號勝流。一旦入境。如飲廣界之泉。然靡不歎節壞名。安於浴汗。況生穢園而不悟。豈直司牧者忘其所以牧。雖武司憲者亦失其所謂憲。如是徇物而喪己。滅理而窮欲。又焉知崇士學。迪民彝之當務。今而司憲有若任侯馬。司牧有若王侯馬。其焉意於廟學也。事之非常者也。可不特書乎。前之張憲。子牧。及郡判官。事俱可書也。然春秋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古。以示懲也。今予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東。以示勸也。嗚呼。世之凡庸。誰不受變於流俗。惟豪傑不然。直仕朝之官而無一家際乎。溘嘗攷古驗今。審窺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教。固能導率其下。以革易其所習。在下之俗。亦能感動其上。以轉移其所為。虞萬二君爭田。一觀周民之讓畔讓路。然自愧而息爭。潮之士果能明經。果能脩行。雖隱處未仕。人人望而敬之。官于潮者。曠見如此之士。雖有膠庠。亦必頗有慚作。雖未幡然改悔。亦必少戢其縱恣。繼今以俟。予於二千里之外。聞潮郡之仕。無不備接踵。則可驗潮士之學。足以轉移其上。而非止如今也。朝之士其勉哉。是年六月既望。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階國史。臨川吳澄記。潮州路韓山書院記。孟子而後。儒之知道蓋鮮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賈太傅。司馬大史卓然者也。徐攷其言論。識趣大

率非秋儀。秦之結餘。於道竟何如哉。降自東漢晉。不惟道喪而文亦弊。歷唐中世。昌黎韓子出。連蹤西漢之文。以合於三代。而原道之作。直以先齊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傳至孟軻而止。是又為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代以下。文人所能及哉。嘗因論佛骨事。讀潮判吏。其後潮人立廟以祀。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遠溥祐初。又於廟所設城南書莊。伴學者居焉。游馬。皇元奄有此土。屋殿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廟之舊址。為先聖燕居。先師克邠沂鄒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唐時先聖配祀。獨一顏子。宋儒推孟子之傳。由于思。由曾子。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項序。於是配孔者四祠。韓而繼一聖四師之後也。固宜然書。僅復規模。隘隘營繕多缺。前守擬更造不果。至順辛未夏。太守王侯至。階其長阿里沙。其威情都判哈蠻協謀。命山長陳文子計其費。乃撤舊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真。寬袤齊等。後有池廣十丈許。春土實之。建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兩齋。舍館諸生。日食之供。有庖。歲租之入。有廩。教官之寢。處祭器之門。歲一備具。宏敞壯偉。倍加於前。五月初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實董其役。越明年。山長陳將潮士之意。未請祀。予謂書院之肇基也。以韓子之有見於道也。書院之增脩也。以王侯之有志於教也。潮之士知之何。必也學

韓子之學。業精行光。進違而賢。則莫超貴於王處。如韓陳所期而已。由是學四先師之學。道明德立。駸駸而聖。則莫超駕於文行如蘇碑所乘而已。不然。學於書院。昔猶夫人。今猶夫人。欲與趙德並且不可。是為深有負於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視賢聖之蘊具乎。陳文子曰。潮城之東。隔水有山。文公平日憇息之地。手植木尚存。潮人稱其木為韓木。山為韓山。後取城東之韓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王侯名元恭。蠡人也。歲在壬申。七月己巳。吳澄記。劉應雄潮陽縣東山張許廟記。潘廟碑記皆舉之。惟張許二公功德在天下。迄今赫赫若前日。而劉之文復能備述。以示其當。且謂與韓公或有默合之說。尤為超見。故不敢吝而錄之。祭法曰。以先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人固有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世方沾危。茅累卵而措磐石。雖不幸且死。亦不為徒喪矣。有如張許二公。支汗血累戰之德。杆夫石四面之攻。不疚於回。寧以義殉。挺身為東南之長城。而橫過之功不在太師臨淮下。距今五百餘年。聞之者猶膽掉皆裂。毛髮洒淅。凜然見光於如主之面。詎非兼天爛爛之五行。宅土茫茫之上黨者歟。唐皇養虎遺患。致漁陽擊鼓之震。河朔二十四郡且不能支。州九州之上腴。自開元晏禁以來。養養安恬。士習脆軟。聞角聲而預如雨者。東矣。單華搖搖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倉皇幸蜀之祥。嗟乎。割愛之懲。亂匪降自天。上失其取故也。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二三豪傑。整頓乾坤。儲皇即真於靈武。祿兒實矣。尚有餘孽。鋒峭斧塘。朵明函夏。而遂在野之康。尹子奇同羅突厥。助兵與楊胡宗合。攻睢陽。張公志吞逆難。擁兵三千。為三百。與太守許公會。以寡制眾。以奇取勝。賊每戰輒敗。復益兵攻圍愈急。城中糧竭。夫盡。使霽雲求援於賀蘭。此中包胥哭于秦庭時也。而援兵不至。劉婁殺奴以飼士。此宋華元所謂析骸易子時也。而餽餉不給。眾議來奔。二公謂睢陽江淮之保障。秦睢陽則亡江淮。誓以死守。惜夫兵羸勢蹙。城不能全。瀕死翻天。為厲以去賊。穿示鬼神。若聞茲言。亦黯淡變色而為之悲吐矣。公死三日而援至。十日而賊亡。而唐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皆二公之力。可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者矣。當時猶有議者。謂韓昌黎辭而歸之。靡如也。肆今崇祀。韓韓公過化之鄉。意所精靈之合。以韓公為知己。故翮然被髮而下大荒。不然神之周流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何乃洋洋於湖之子男邦耶。柘廟初基。宋熙宗間。郡遣軍校鍾英。部領方物貢于朝。道歸德。詣廟勾靈。夜夢神語。以神像十二。銅輓一。閉後殿。置中錫汝。保汝伴奉。歸以祀而邑之東山。明發趙宗事。迄允濟。回具脩脯。辟春神。既畢。記夢中語。取所與者。星馳而返。置諸

嶽祠。鍾毓理而立化。邑人賦異。時見玄旌樹于嶽麓。隣寺僧徒夜見光煥。白有司。請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禱。其應如響。事聞于上。賜廟額曰靈威。二神與尊王爵。鍾亦封嘉祐侯。其來尚矣。中罹兵燹。廟祀浸疏。大德末年。邑令東天漢。就邑寓。前進士趙嗣助。便謀營創。趙為湖著姓。率眾易從。捐資市材。暨三門兩廡。前後殿。通三十二間。璣題玉英。藻繪丹堊。與同死忠者。像設儼然。儀衛甲仗。駢坐於壁。楹之間。歷歷如見。當時握拳噴血之勇。惟嘉祐侯實肇始者。故特祀之。經始於至大戊申冬。落成於皇慶壬子春。糜楮幣二萬五千餘緡。荔丹蕉黃。歲時薦真。鱗集。雨暘若而災沴消。農桑阜而鋒鏑戢。則神之血食于湖。赫靈濯聲。惡有冰天柱海之異哉。唐呂溫云。烈氣不散。長為風雷。生而衛國。死而衛民。一何神也。皇元統一。首崇忠義。名祀祀典者五人。而二公與韓事南公居其三。信表大忠大義。越古越今。雖萬世猶一日也。乃係以辭曰。天將先節付二公。行敵江淮嬰孤墻。四百餘戰。往賊鋒。誰知際運陽九窮。生為人英。沒愈作。桓圭丹馬。膺王封。地無南北。錫福同。吏民歲祀。端厥躬。趙公精誠與神通。植儻起廢。新斯宮。巍我雙廟。等山崇。銅珉勒石。紀豐功。劉希孟潮州路明。觀三山國王廟記。元統一四海。懷柔百神。業降德音。五嶽四瀆。石山大川。所在官司。

歲時致祭。明有敬也。故潮州路三山之神之祀。歷代不或。蓋以有功於國。弘庇于民。式克至于今日。休。潮於漢為揭陽郡。後以郡名而名邑焉。邑之西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又有奇峯曰玉峯。峯之右亂石激湍。東潮西惠。以一石為界。渡水為明山。西樓于梅州。州以為鎮。越二十里為中山。地名淋田。三山鼎峙。其英靈之所鍾。不生異人。則為明神。理固有之。世傳當隋時。夫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于中山之石穴。自稱昆季。受命于天。分鎮三山。託靈於玉峯之界石。廟食于此地。有古楓樹。降神之日。上生蓮花。紺碧色。大者盈尺。或以為異。鄉民陳其姓者。白晝見三人乘馬而來。招為從者。已忽不見。未幾陳遂與神俱化。來郵異之。乃周爰咨謀。即中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楓。後有石穴。昭其異也。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陳為將軍。赫聲濯靈。日以著。人遂共尊為化王。以為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衆禱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行。是神之庇麻于人。敢不明受其賜。則神有大造於民也尚矣。宋藝祖開基。劉錡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赴愬于神。天果雷電以風。敵兵敗北。南海以太。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覩金甲神人。揮戈馳馬。突陳陣。遂大捷。劉

繼元以降。凱旋之久。有旗見於城上。雲中曰。潮州三山神。乃詔封明山。為清化威德報國王。中山為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為惠威弘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旣。初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復加封廣靈二字。則神有大功於國亦尚矣。革命之際。郡罹兵凶。而五六年間。生聚教訓。農桑煙火。駸駸如後元時。民實陰受神賜。潮之三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遠近人士。歲時走集。莫敢違寧。自肇跡於隋。靈顯於唐。受封於宋。迄今至順士中。赫赫若前日事。嗚呼。盛矣。古者祀六宗。望于山川。以捍大災。禦大患。今神之降靈。無方無體之可求。非神降于華。石言于晉之所可同日語。又能助國愛民。以功作元祀。則得舊樂惠抑末矣。凡使人齋明感服。以承祭祀。非詔也。惟神之明。故能鑒人之誠。惟人之誠。故能格神之明。孰謂神之為德。不可慮思者乎。潮人之事神也。社而稷之。飯必祝。明山之鎮于梅者。有廟有碑。而中山為神肇基之地。祠宇巍巍。既足以揭虔安靈。則神之靈功。感烈。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實甚宜。於是潮之士某。合辭徵文。以為記。記者記宗功也。有國有家者。丕視功載。錫命于神。固取其廣靈以報國。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億萬時若。年教屢豐。則福吾民。即所以寧吾國。而豐吾國也。神之仁愛斯民者。宜小補哉。雖然。愛克厥威。斯亦無所沮勸。必威顯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充

於民。禍福影響。於冠平仲。表神竹之靈。於劉器之。達閭鍾之報。彰善瘴惡。人有戒心。陽長陰消。氣運之泰。用勸相我國家。其道光明。則神之廟食于。是非。使山為嶺。與海同源。宣使曰。行我一二邦以備。是年秋七月望。前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兼經筵檢討。廬陵劉希孟撰文。亞中大夫。潮州路總管。無管內勸農事。益吾王元恭篆蓋。南珠亭記。南粵自尉佗分封之後。推結餘風。孫漢歷唐而未殄。惟潮陽乃韓文公過化之邦。較之他郡。汙染為易新。自置鄉校。進士趙德為之師。潮之人士。始為於文行。遂為海濱之鄒魯。至宋大中祥符三年。天子東巡時。則有若許公申。以賢良應詔。試學士院。擢進士第一。授秘書省校書郎。歷官憲漕。至刑部郎中。嘗因災異言事。極詆時弊。凜然有直臣風。後此以賢德。標表當世者。代不乏人。沂其源則由趙公始。韓公呂山之望。未判于潮。趙公呂公。鄉國之善。見知于韓。聲應氣求。是可觀其所主。迨韓公移刺于東。以詩留別趙公。有婆娑海水南。願弄明月珠之句。民到于今誦之。潮人以思韓之故。而有廟祀。而有書院。扁以韓山。以趙公配。慶元庚申。郡守沈公杞。復采趙許二公。而後有若林公。吳有若盧公。侗有若吳公。復古有若劉公。九有若張公。夔有若王公。大實皆為古賢。一邦之所尊敬者。為一祠。淳祐癸卯。郡守鄭公良臣。移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建書院于城南。邦人又以姚公宏中通祀為九賢與書院對峙。有亭翼然。臨于前者。為以南味取韓之詩。亦不忘也。中罹兵燹。革創之餘。書院雖存。而堂廢矣。地易主矣。至順辛未夏。今守亞中王侯。自江西省歸。分竹南來。下車初政。不棘不徐。惟厥中。先有司以清獄訟。訪民瘼。以蘇疾瘼。除螟去。害。振澤庄之。好賢下士。悉以韓公為師。一洗積年棄陋之習。以新我眾民。鼎建泮宮禮殿。旨尊先聖。次撤書院而新之。以敬先賢。重建九賢堂于舊基。辟侯權若干畝步。仍初南味亭於前。以俟太平之盛觀。此直使政而不大者之所難哉。初公之治省隨也。嘗夢至一僧寺。有以手卷書南味二字以遺。公覺而異之。地至于潮。暇日於書院鄰寺中。或指南味亭故址以白公。公恍若記前夢而新是園。豈非九賢之精爽不昧。豫以起廢之事。屬之公耶。雖自今登斯亭者。景仰高風。罔併古賢尊美前代。此則公之所望於士也。世人有愛珠者。至刳腹而藏諸。其與匹夫懷璧其罪者相去不能以寸。回視公之典禮崇化。所實惟賢。而不泚其額者幾希。公之治績宜不一書。將如西都之良二千石。增秩賜金於在官之日。徵為公卿於還表之餘。此又士之所望於公者也。昔孟嘗為合浦太守。潔其身而去珠。復還。今公之至於是邦。踵以正而百廢具興。使南味之亭復舊。汶陽之田未歸。方之孟嘗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三

所履。詎肯深洋然弟之哉。公石元蔡。字居敬。蓋吾世家。嘗軒所自號也。若夫九賢之爵里。詳載圖經。公之脩理與學院。自有碑刻。故不書。周伯琦宋元節臣馬侯祠記。人之立行。苟有可以扶世教者。君子必有取焉。况當城復于隍之時。而能以危為安。以敝為完。奮不顧身。以盡委質之義者哉。國朝至元十又二年。歲乙亥。宋既內附。東南風靡。惟潮僻在海右。大兵且壓境。守令棄印綬。棄山澤。郡人馬侯發承宗室之命。繇若將攝州事。勞慰士卒。嬰城堅守。屢戰捷。事出不虞。變生肘腋。外邪既虛。猶收劍綫百餘人。以死誓。保于城。至不可為。迺令妻妾自縊。於是服鴆就死。潮遂平。時十五年戊寅歲。三月一日也。是年冬十一月。文登樹天祥亦在郡就執。後六十年。又九年。當至正丙戌之臘。于司憲問俗于潮。潮之久老猶能言其略。及聞郡乘。乃得其人。知未有祠。父老欲為之。而未能也。因召屬郡賓佐三衛。張君宗元為。即言于郡。載梓差吉為主。治祠于校官東偏之室。先正之火。為文告之。已優請于記其事。今衣水冠而捧食者。孰不曰我為良。我為忠。爽考其行。非怵於勢。則奪於利。忘君父。背理義。無所不至。方矣趙訖命。四海之人。莫不順時變。以為己計。馬侯獨以孤孱之跡。抗驍鷲之衆。非有所扶而氣益厲。非有所冀而志益堅。其所成就。真足以恭於天下。所謂舍生

取義者於是乎見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君臣之義大焉。賓佐是舉。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故為感而書之。使後千百年有過者曰。南身之取。宋有所人焉。是月既望。朝散大夫。魚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周伯琦伯溫甫記。并書。曩時佐史田仁德濟可邢思義仁仲偕行。歐陽玄趙忠簡公傳全書院記。故宋丞相趙忠簡公。有祠於解之聞喜。玄嘗記之。時以國子博士趙君繼清之請也。繼清忠簡之六世孫。而玄之同年進士也。作聞喜祠事。甫畢。尋遷並中大夫。出為潮州路推官。潮蓋忠簡為秦檜所斥居之地也。忠簡為相。欲使其若正名定義。以討金人之罪。檜為相。欲使其若惡惡事。雖以修金人之好。於是檜必殺忠簡。然後已計行。忠簡已斥。檜怒未已。事未可測也。忠簡因扁所寓之堂曰得全。自以為庶幾獲免於權奸之手。嗚呼。忠簡為國元良。而以免於橫逆。為其身之幸。宋事豈不大可傷也。忠簡再斥。而潮人慕之不忘。堂存如新。後祠之于堂。有司因民所欲。視書院儀。歲時遣官獻享。迨嘉泰初。忠簡之孫謙為潮守。淳祐中。陳圭典郡。咸增葺焉。宋祚訖。而書院廢。繼清之求外補於潮也。志出在得全。及至潮。刑清訟理。大振厥職。以所得職廩之嘗。後所謂得全書院於潮城名賢坊西街之右。然居祠庭講肄之室。垣墉門廡。燦然畢備。俾潮民之秀受業于其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中。請設錄事司。校官以主領之。報政京師。即玄曰。解之祠。君記之美。潮之書院。君又當記之。玄竊有感焉。古之君子。敬其親。故愛其身。而以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者。為孝。若曾子之。以孝稱。孜孜然。保是以為訓也。然語有曰。事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而不有之名也。其全其致。宜復計哉。龍逢比干。未嘗以是有負於孝。公有致身之義於宋。何獨以得全為幸乎。已而思之。在其當時。使忠簡死於檜。而其事有益於宋。則身非所當惜也。方檜執上令。行已私。與其徒死。而無益於事。則不如姑全吾父母之所生。事若事親之道。猶庶幾可也。忠簡之為是言。豈得已也哉。况萬一檜焚身。得獨全。猶冀收再用之功也。又為得。不以是身之存為一特之幸乎。至於使公獲奉其得全之報。以歸其父母。而使宋之時君。不復有其全付之業。以見其祖宗。殆天之所為也。雖然。忠簡不幸。遇夫幅負分裂之世。遂齎志以歿。繼清乃幸。生乎車書混一之時。北作解祠。南為潮之書院。相距萬里。所欲無不克遂其志。豈不大幸於乃祖之所遇歟。宜其有光于前人也。學子未遊。思忠簡之以道事君。而於得全為非得已。又思繼清顯親為孝。而淑人以錫類。則歲修進退。動審其是。海邦黎獻。震然為特出焉。此作書院之本意也。忠簡名鼎。字元鎮。事業詳見宋人所紀載。茲不悉書。繼清名質翁。延祐初

科進士。數歷中外。今位通顯。寓居淮泗間。至正二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賓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記。三陽志元何氏先文廟石柱記。潮陽之地多石。故家巨室。寺觀廟宇。往往斷以馬柱。闌檻礎礮。未爾。而釋氏尤壯。獨文學軒馬。匪本也。乃不勝也。予一日閱三陽志。因見宋有教授趙崇郭。嘗以石為樞。門柱。此事更偉。竊有慕焉。遂與直學盧斌商之。召匠計之。索直三十楮。酬以二。猶不足。增五百馬。乃定議。為石柱六。石闕三。每柱左右長二丈有二尺。中稍加。議甫協。部使者劉公適至。祇謁先聖。慨禮殿於利弗合。材且易盡。問建幾何年。諸生前曰。此五虎陳侯之故廡也。兵後造次。以故弗如制。公曰。查更之。曷昔陳氏歌舞是間。而居大聖人。可乎。宜更之。由是難前所計。而專意於其大者。會歲入不給。僦人石園珍等自陳。願輸力焉。其獨役三歲。公義其請。下之府。府率而行之。下之學。傑既承命。唯謹。檢材是務。直學盧斌得石柱于里中。蔡氏。蔡若景。大官裔也。當其盛時。建祠堂以奉祖考。柱斷以石。小大凡三十。大而圓者八。中而圓者四。小而方者十。有八。今廢矣。有釋氏之徒。購以楮五千。蔡不售。乃悉以歸諸學。蓋其詩書之澤。道義之味。復出流俗。猶古意也。予既得之。告于公。公大悅。命與之偕。來勞之。杯酒溫以仁言。且戒將大夫。免爾楹。蔡亦訥然。

無端無悔學。即輸費委盧斌。暴夫與匠及舟。壞之析之。惟之什之。惟之。之。車運于陸。舟載于川。勿坐勿徐。不趾而進。枚置于庭。其勞且艱。可既言哉。觀者噴噴驚美。詎意事與願乖。纒兩月間。主議者去職。輸力者背盟。而勢湫矣。入越一年。而儒氓同役。紛紛莫止矣。雖欲為之。未由也。已嗟夫。石不負余。余負石。宜廢典有數。而猶有待乎。抑好事之難成也。予夙夜以思。慙慙懔懔。姑記其由。有望於後之人。後之人。庶有以知予之心。何氏先記。陳餘慶重修州學記。潮之為郡。實古涿州。文物之富。始於唐而盛於我宋。爰自昌黎文公。以儒學興化。故其風聲氣習。傳之益久而益光大。紹聖以來。三歲賓興。第進士者。家家相望。而名臣鉅公。節義凜然。掩曲江之美。而增重東廣之價者。挺挺間出。迨其所自。豈惟山川炳靈。抑亦學校作成。積習之所致也。郡有學。始基於南郭之廣法。改革于今之貢院。紹興十一年。辛酉。又改卜于茲。風墮雨墜。棟梁隳剝。蒸蘆濕滿。經閣傾側。士之鼓篋未遊者。若不交迹。春秋課試。皆以學校為寄材之地。而無久留之意。噫。學校之設。豈徒爾哉。今太守曹公。造下車之初。祇謁于先聖。先師。周行。顧視。有動於色。其規模固以默定。而未發也。粵明年。提綱。學領。百廢具舉。一日。謂郡丞姚公某。與其屬曰。夫聖臺以禍福。渺茫之說。恐動流俗。其徒之

居。金碧照耀。事務壯麗。陋則增修。壞則易置。若無其難者。則吾先聖以大
中至正之道立名教。其福天下。澤萬世者。為如何。而學宮之弊。一至於此。
是為可俊。乃以海陽令張君某為才。命董其事。僕於農隙而民不告勞。資
以羨財而賦不及。昔之蠹朽者易而新之。昔之木腐者增而置之。加意
修飾。有司經始。不逾時而告畢。映以清池。環以粉垣。輪奐相新。一何盛耶。
公之在潮也。以嚴明為治。清以克勤。敏而有斷。秋霜肅物。吏畏其威。淑景
熙春。民懷其惠。歌謠載道。境內晏然。其於燉獎士類。尊崇學校。尤切致意。
學有頌賜大成樂。皆他郡之所無。有久廢而不講。公之始至。乃命生徒肄
習樂章。釋奠舉而用之。冠弁戎如。衣冠禮如。行瑣瑤瑤之聲。適乎疾徐。調
絲竹。敲金擊玉。黃鐘大呂之奏。咸乎嘒嘒。公與諸生仰登俯降。周旋揖
遜乎其間。使在庭之人。殊觀動聽。皆知賢邦君之將以禮樂化導此邦也。
嗟夫。今之為政者。莫不以利獄財賦為急。而視學校禮樂為不切之務。公
獨優其所先。而急其所緩者。豈非家學有源。而見聞獨與時異趣乎。學既
訖。又率諸生行祭菜之禮。以告其成。公拳拳之意。豈徒為是文具也哉。
繼自今學者。講於斯。誅於斯。遊息於斯。庶幾亦有得於斯。他特以孝顯其
親。以道致其君者。亦莫不由斯而出。則公之為賜豈淺淺哉。某幸際盛事。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零五

三

謹撫其實以傳諸來者。乾道元年乙酉九月日。郡博士陳餘慶謹記。王
大寶放生池記。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贊天地。乾陰陽。裁成滋育之化。
以蕃庶類之類。羽騰蹄迺。鱗介息蠢。動振發均。被其澤。德亦大矣。紹興
癸亥夏。詔郡縣訪唐舊跡。置放生池。中嚴法禁。以敦忠厚之風。湖於西山
之麓。埋湖餘壤。僅存平畝。遂沿以奉約束。素魚於釜。傾缶以注。邀禽於籠。
掛掌而揚。治業沒久。固有革之者。恭惟太上皇帝體克齊以推至仁。稽商
周以恢洪業。量包瀆渤。恩沛雨露。昏志私靡。豈以尋常之丘壑。縱發鳴歌。
唧之惠為哉。今上皇帝。寅奉教訓。篤至緒好生之德。洽于邇遐。群黎萬物。
咸薰陶於泰和之風。乾道乙酉秋。守臣曾遠來。雅茲邦政。事俗舉。期年而
治。乃詢元有。臨江立界之意。命海陽邑令張某。相所以易之。雉城之東。清
江浩漫。源遠而派會。晝夜之流。汎汎不停。於是即其要津。築基建閣。以際
弘深。甃石刻名於其側。揭標上下共十里。以禁採捕。涉旬而號乎。誠克稱
於承宣之職矣。噫。濟以東。與焉若虹梁之為。便難以桔槔。焉若霖霖之為。
濕。鰓鱗之瀉。美可以活。鰓鱗。鴈鷓之枝。美可以舒。鴻鵠。詳斯池之規。方于
兼制。曠遊。優裕任其自適。廣乎衆多。巨細之兼容。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是
以有瞻則晨奉弄。睇而傳鳴和。回顧則暮雲歸岫。而栖翮樂。南觀則靈潮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嗟吸而鯨鯨潛。北望則層巒幽翳而應麻伏。徒倚而環視之。頌首羊尾。泮
瀟歎氣。油油洋洋於波濤間。而鳧鷖鳩鵲之屬。佃翔乎煙渚。翹昂於沙境。
迄無網罟增弋之虞。仰而思之。躊躇而繹之。永與聖壽長久。等於生生不
窮之道焉。書載咸若之訓。詩詠於初之章。其見於今日乎。老臣居枕江流。
時樂斯樂。故特書于石。余請開元寺重修大殿記。金仙氏立空有二
教。彌綸天人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漸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
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密。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
福之報。由莊嚴起。無驕慢故。是以群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有
最勝之理乎。溯於嶺表。為富州。開元於泮。屠屠為勝寺。暢師於僧官。為極選。
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後人。故其答者如響之應。先是寺有碑。
漢殿。歲時燬久。基傾棟撓。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倡而新之。其募資也。無
喜勝。無羞薄。同為者懷。真焉者觀。歸於信而後已。由是伐材於山。埏土於
陶。購工於市。而規模立焉。自釋迦金人。訛從至五百羅漢之容。率鎔化而
像之。歸於莊嚴而已。又為二樓一儲。宋朝太宗睿烈皇帝御書。真宗華聖
皇帝及仁宗皇帝御製一縣洪鐘。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
未。而告成。凡寺之制。完者鎔之。缺者補之。壞者葺之。凡五百楹。為一郡表。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二五

主者曠焉。既落成。踰嶺渡江。絕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未請。識歲月。乃
為之書云。王滌拙亭記。東萊太原史。年六十餘。奉命做守於潮。起小
亭於燕居堂後池之北。岸有水竹。皆因其舊。雖景最幽寂。而規模甚朴。史
公餘退食。橫書隱几。默坐其上。妻孥嬉嘯於旁。且不知其異鄉之牢落也。
史太息而自訟曰。信勞二紀。當途名公。卿固有知者。不能求溫希涼。致位
顯要。偶幼稚。窮山水之險。南走七十餘里。叨竊存祿。以期飽暖。既至。增學
田以贍諸士。建韓廟以尊先賢。濬芹萊溝以疏水患。築梅溪堤以障民田。
可矣。而又將開金湯之固。志於廷設險。以容保斯民。而輒取上官之怒。幾
不免竄逐。賴仁者繼至。察其無私。恕為完人。嗚呼。何其拙之甚也。遂以名
其亭。麻田居士子野吳君。惠然訪史。問其所以。史語其故。居士曰。嗟。史何
惑也。夫性天之命也。富貴貧賤亦天之所命。惟樂天知命。直以事道。不作
偽以勞心。不飾詐以釣名。古君子之守分也。美謂之拙。史黷然而起。擊恥
以謝。居士曰。拙之義至矣哉。不獨終身請事斯語。願梅子孫。使守之無斁。
莫偽隆慶寺一真軒記。建炎二年。歲在戊申。一真居士。歸于潮之北。
城精舍曰隆慶。其東有屋。衛從函丈。居士葺之。因其號目之曰一真軒。有
客過焉。曰。請問一真之境。若何。居士曰。予見上棟下宇。亦白圭潔。樞樞洞

闕。游者改觀。此非前日壞於奴隸之廢者耶。喬木挺秀。脩篁叢林。扶疎際
 空。蒼翠溢日。此非前日之荒榛穢區者耶。太唐寒廓。山色相迎。使人超然
 志在凌雲。此非前日之蔽於藩籬屏障者耶。芙蓉覆水。蛙蠅屏跡。泓澄滄
 澈。鬚眉可鑑。此非前日潢潦之所鍾者耶。夫有成有壞。有治有荒。有現有
 隱。有淨有垢。於是可喜可憫。可悲可愕。可厭可慕者。皆夢幻之境。非一真
 之境也。吾與子試為一真之遊乎。摘日月。挾宇宙。而未嘗域于大也。於一
 毫端。現寶王利。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而未嘗拘于細也。上與造化者遊。下
 與無終始者友。而未嘗墮于數也。是境也。人我都忘。善惡雙泯。能否俱絕。
 榮辱兩謝。迺於其間。無有間斷。貫今昔而同時。混天壤而共處。凡目擊者
 無非文殊門戶。凡耳聞者無非觀音壇場。凡意造者無非普賢林几。客乃
 微恍自失。改容禮謝而退。居士書以為記。昔汪廉濟橋記。金山草庵。
 俯瞰洪流。悍鯨曩時吞以為居。自昌黎刺史吐嗟之後。一害去矣。江勢晚
 變。颶橫浪激。時多覆溺之患。循抵中流。勢若微梗。住未冠履。踵躡有聲。輕
 舸短楫。過者寒心。愈欲編畫。鷗而虹之。幾聞星霜。未遑斯舉。適時與事會。
 龜謀協從。一倡而應之者如響。江面一十八百尺。中蟠石洲。廣五十尺。而
 長如之。復加銳馬。為舟八十有六。巨以為梁。昔日風波險阻之地。今化為

永樂大典卷五十三百四十五

二十五

康莊矣。備資錢二十萬。戶棟洪祀。通仕王汲武司其事。從人欲也。乾道七
 年。六月己酉。始經之。落成於九月庚辰。是日也。霜降水收。禹之合樂。以燕
 賓僚。坦履之始。人胥憚云。郡守長樂曹汪書。張羔仰韓簡記。公潮之
 來。古駟溪也。航溪有橋。因邦人之願而作也。橋之西有閣。翼然壯麗。因茲
 橋而作也。溪當閭廣之衝。凡道于是者。立馬倚檐。渡移駉驟。雨蒸漲。翻
 覆一轉臂間。漕使長樂曹公汪。羨領郡。閩郡請雄舟為梁。以濟。公領之。不
 三易月而橋成。潮人鑲石頌美。述令德焉。歲在甲子夏。潦怒溢。自汀賴備
 梅下。潰流奔突。不可遏。蓄澗深舟。蕩沒者半。存者弊漏。太守臨叩。常公憐
 曰。利泉者易興。謀泉者易成。是橋之建。千里一詞。已成之功。可中几耶。乃酌
 約宜費。括帑勅羨。首為倡。響應繼輸。曾公聞而喜。於是協謀來訂。成畧。指
 校舊舫之次者。少損之。就者易平之。以便操楫。出金質材。計直償工。泉皆
 一力。役不淹時。舳舻編連。龍引虹跨。昨病涉者。既履坦已。復計餘曠。剝
 闕于岸石。贖地開基。焚石捍溢。隆棟脩梁。重層疊級。遊觀覽眺。遂甲于湖
 福建。船便虞公似良。以古隸體。扁之曰仰韓。蓋韓文公笑憇舊地。實與闕
 對也。橋凡百有六舟。造於是年秋仲。告成冬初。闕以臘月經始。越。火二月
 訖工。方啟精舍。官給田以備後役。軍事推官曹嵩者。時董其事。常公合

樂於德。邀賓僚而落之。乃賜曹曰。是役不擾而濟。予力也。曹屏伏對。若何勞。顧二公規畫之素。高奉行惟謹耳。環觀者相與嘆曰。物之興。廷信待人若時耶。夫開端於前。植址於後。行者便適。登者披豁。凡遇潮者。悉戴二公之賜。朋儕祝頌。有像立祠。群請于羔曰。泚筆勒成。予職也。今二公實惠偉績如是。巨燠然無紀。羔詳檢韻來。不敢以斐陋辭。謹據實而述于左。林安宅湖惠下路脩驛植木記。紹興戊寅。予蒙恩將漕東廣。至潮間途。趨番島。父老謂予曰。直北而西。由梅及備。謂之上路。南自潮陽。歷惠之海豐。謂之下路。綿亘俱八百餘里。上路重岡復嶺。峻險難登。林木蒼翳。瘴癘襲人。行者憚焉。下路坦夷。煙嵐稀遠。行人多喜由之。然猶有不便者四。自有下路以來。役保甲為亭驛。亭驛距保甲之家且遠。客至則扶老携幼。具薦席。給薪水。朝夕執役。如公家之吏。不敢須臾離焉。矮其行乃去。客未至。則斜之方手。巡檢之士。兵預以符卷。需求百出。客或他之。則計薪芻。盡錙銖。取資直而去。民以為苦。此其不便一也。官兵商于魚肉百姓。編氓遠徙。不敢作舍道傍。行人無所叩關以求水火。長堤曠野。絕無蔭樹。炎天烈日。頂踵如焚。莫可休息。渴則飲惡溪之水。其不病者鮮。此其不便二也。驛可宿。亭不可宿。日行止於三四十里。過是則役夜無所。橋道頓蹙。積水不洩。

春霖秋潦。橫流暴漲。行人病涉。往往多露宿以待涸而後進。此其不便三也。沙汀彌望。杳無人煙。盜賊乘之。白晝剽劫。呼號莫聞。受禦者不一。而州縣莫之知。此其不便四也。予聞之。不覺先聲嘆息之不已。乃移檄州縣官。既同王事。安可坐視。而潮惠之守令。皆欣然相從。與其佐同心協力。創蓋鋪驛。增培水窟。夾道植木。灣河為梁。誘勸鄉民。移居邊道。而海豐令陳光。又唱增置鋪兵之說於予。而潮惠二守深以為然。每亭驛各差兵士以供執役之勞。而百姓之為亭驛者。率皆罷去。俾得仰事俯育。不復有追呼之擾。予又創上路驛鋪之允兵。以益下路。依閩中溫陵上下路。各置鋪例。聞于朝廷。於是鋪兵與居民相為休倚。道傍列肆。為酒食。以待行人。未者如騁。略無前日之患。表世事未有不忽於因循。而成於勉強。人情未有不悅於須臾。而厭於持久。是役之興也。人莫不難之。今不費於公。不勞於民。幸迄于成矣。予以為不難於始。而難於終。使所種之木。勿剪勿伐。因其枯瘁者。復藝之。所創之舍。勿折勿毀。因其摧圯者。復新之。儼歷百年。如一日焉。雖經數政。如一人焉。夫又何患。此予所以深有望於來者。故書其歲月以貽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一日也。鄭厚金山亭記。須彌天下之鎮也。岱華衡恒。中國之鎮也。金山。潮郡之鎮也。郡有鎮山。猶人有元氣。能

永樂大典

衛生者不問四肢九竅五臟六腑。惟問元氣盛衰。如此則湖於金山何可忽。諸紳耆潮之盛時。亭榭竹木。莫蔚於其上。當其文物之美。版籍之饒。甲於二廣。抑有所率。兵戈以來。守郡者但務目前。推原之事所未暇。舉亭榭圮於風雨。竹木殘於斧斤。不恤也。地與時會。翁侯寔來。儒雅辦吏之餘。思所以為潮善後之方。乃致意於是舉。即山之陽。為亭者三。曰凝遠。曰成趣。曰披雲。俯揖金城。萬家於几席之中。紅塵與車馬分。譁蒼木共。閣闕。俯仰之際。形容不盡。循山而東。則川岫。藍。長江曳練。森麻近落。煙雨平。晴。目力交馳。景趣競遠。身居城郭中。儼然如在四曠之望。於茲作亭。以臨之。曰就日。其後絕山之冢。亭其上。曰一覽。砌石為道。絡繹其間。澆桃。灌李。種竹植木。以足其景物。表湖之形勢。不在金山之壯觀。不在於亭榭竹木。非亭榭竹木。無以為金山之壯觀。亭榭金山之冠冕也。竹木金山之襟袖也。冠冕嚴。襟袖整。然後見金山之氣象。為金山之氣象。實湖之氣象也。孰謂太守翁侯是後。苟作云爾。亭成。太守暇日。宴客于其中。邦人士女。操觚。挈榼。借樂馬。惟茲邦人。見亭之成。寧知太守營亭之功。共亭之樂。寧知太守建亭之意。不歛一銖。不役一丁。當材。斲工。築亭宇如築私室。此太守營亭之功也。莫本本盛。浚源泉長。提綱挾領。類非俗吏所能為。此太守建亭

之意也。農豐官達。爰自今日。補弊起仆。繁屬俊人。紹興戊辰。鄭厚記。林汶可刻漏記。湖之城弊。而漏刻又愈於城之弊。穴木控菟水而注。以狀浮箭。既控取刻。歲久水蝕。控腐。以至盡地。測卷。足所以錫腐之數。皇祐癸巳冬。郡守下車。首先城。明年乃議新刻漏。有以臨汀郡蓮花漏而獻者。曰其法出於待制燕公。最為精密。乃擇牙校。就汀受法。指工繩木。卅金塗漆。歷四旬。凡樞六十事件。而漏刻成。成於甲午。至和冬十一月七。置壺納水。不絕如練。水之不蒸。箭無逸刻。故自朔至晦。累三千刻。以較晝夜短長。一與之合。獻者之言其信矣。十二月己亥。乃徵舊漏。用新法宜也。夫城郭溝池。作郡之壯。鼓角漏刻。設郡之警。夫不可闕。郡太守舉宏其闕。又得其法。最精密。宜後未母廢其法。且思郡守庠博。鄭侯仲也。鄭厚。鳳水驛記。郡國有博舍。以待假道之賓客。古禮也。今天下通名曰驛。或又從而高大。加飾焉。則易驛之名曰衙。所以通綉水。蓋節之臨郡。與夫道貴重客。顧化賓非可輒舍。故一郡所以待過客者。必有二館。否則上下混。散於中。驛此。竊採之通惠。湖居廣府之極東。與閩嶺比壤。凡將官於廣者。閩士。五十八。九。自閩之廣。必達于湖。故湖雖為嶺海小郡。而假道者無虛日。郡蓋有所謂運重客之所。而驛無舍。其所從來舊矣。自隆來。此周歲。易。蓋補弊。自祠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廟學舍倉廩府庫。下至獄徑管伍。率以奇異。隨先後緩急而為之。皆嚴固潔好。方以賓館闕焉未備。思所以力不勞而事濟者。適掌醴以醴舍壞。未論。使至加葺。迄功。僚掾總其事者。請試臨觀。因周視堂。皇廡。廟。則寢者有室。膳者有舍。奴馬有芻秣之地。井。廁。戶。曉。皆有條理。以爲醴舍。則華而大。以爲賓館。則與郡大小稱其宜。既而得老屋數楹。直于城東南隅。乃故儲醴之宇。於是易其地而兩增葺之。因以郡水而名。曰鳳水驛。復爲造寢處飲食之具。爲榻著六案。與竹木。在牀十有八席。以爲薦藉者各三十。器皿。雖非悉備。使闈一人。掌其局。與物之積。而加贖焉。過客之車馬。及郡境。請預以告。校館之禮當敬。從事無怠。雖然。古君子所居。一月。必葺其墻宇。去之日。如始至。無謂古人獨然。自今以往。凡至此。毋壞几席。毋毀垣墻。使後來者無乏。是亦古君子已。郡僚未屬。紀歲月于驛壁。敢併以告。 陳湛海陽渠堤記 紹興辛亥九月。大夫張侯被命鎮州。至則宣德意。訪民隱。興利除越。勸學勸農。有循良吏風。於是距城十保之衆。知公之有志乎民也。喟然釋耒耜言曰。吾儕耕鑿于斯。幾百載。遵漢岸海。倚焉長城固者。伊隄之力。今隄圯。室壞。鴻厲轉徙。老稚之屬。駢肩踵跡。達于庭。公延詢其故。良久曰。吾至郡。工役不妄興。臺榭無增飾。恐爲民力困。然是隄不築。民將永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六

無寧居。狂瀾吞噬。日削一杯。月且百倍。數歲之浸。焉知桑田不轉。而東海乎。退而周謀咨度。思始圖終。命海陽尉趙善連而告之曰。子其爲予往。毋具文。毋俟。速則易。讓緩不及事。一心遠。猷。用宏。茲責。尉至。縱觀汪洋浩渺之瀆。地處基地。表識封域。號召丁壯。萬市如雲。一之日。獲獲奔騰之勢。合戰而退。二之日。奄整魚鼈之區。屹然山丘。三之日。沮洳化爲平土。流民志其本業矣。士相與詠於塾。農相與歌於野。謂此隄不脩。而底于潰。民屢以病者。非董郡者以謀多而感。仗大而沮。謀作者以力少才疎而敗乎。是役也。守與倅合謀。宰與佐同力。吾若子洎孫。萬世永賴。其敢忘功。乃涂地。初官。合祠繪像。既事。謁于愴曰。懷惠而報德。覩顏而起敬。吾儕小人事也。記久明遠。伴遺波懿績。與河洛並傳。郡博士其母韓。憺曰。至人無功。神人無名。自郡侯之至。是邦也。崇教化。緩刑獄。戢追胥。興義僕。安濟置坊。亭墩。桑館。殊勲數十。退然不矜。意者期與世相忘。備壤間。而泯迹無像。大庭之上。小有形迹。隨即刻畫。豈侯本心哉。然白公之渠。鄭公之陂。若功不加于時。澤不遜于後。時能使人去思之矣。向也。憂填溝壑。俄而措之枕席之安。惟愉鼓舞。社而禱之。或誰敢議。抑使彰彰之治。果使既刻而上聞矣。一朝而隨。召畫節。罄忠竭。獻吉上。金城萬里。將焉天下大庇。豈以此堤爲量。

功而欲于侈言邪。紹興年月日記。許審重開西湖記。西湖古放生池。有山嶄然。據湖傍。古號湖山。則知湖之未非一。異崖層出。輕波紋平。水影嵐光。為南州傑觀。歲月既久。湖亦莽為蔬。而梅荆叢生。童然一山矣。慶元乙未夏。太守林侯燦既成。聚風月山椒。秀巖始發越。因慨謂湖山並名。豈有山而無湖。或車馬侯德明。力贊其決。於是剖梅壤。剪繁穢。引清流。瀦而廣之。南北相距倍於昔。立三亭。濱於南。日放生介於中。曰湖平。跨於山之側。曰倒景。繞湖東西。古無路。誅茅穿徑。挿柳植竹。間以雜花。盤紆詰曲。與湖周遭。橫架危梁。翼以紅欄。繞奎平閣。虹影宛然。數步之內。祠宮梵宇。雲葉磷差。浮榮女牆。粉碧相映。中造小舟。邀賓命酒。荷香遠送。時度管絃。中邦人樂公德。公每遊竹邊竹下。草際苔中。薄觴布席而坐。公酒未竟。終不去。山與水相接。民與守相忘。騫嘗將冰于中。即嘆曰。湖山之樂。古風流。騷雅士。往往以此寫幽興。寄嘯詠於君民之際。或畧焉。若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闕。主意上宣。王澤下墜。是湖也。欲樂。得乎。境榭岑青。里閭蕭條。畫舫官羽。稚童佛壽。是湖也。欲樂。得乎。我公准止。奉天子教條。獨行嶺海。又欲以及民者及物。雖天子萬年不待析。又欲躡介羽毛。皆涵聖恩。以期聖澤。與湖山相無窮。則公於是乎樂在君也。梅香月白。春滿城。我公收暇。停鱸。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二十九

舉白。民亦熙熙陶陶。鳴鶴綴實。藻野鱗州。如屏如堵。如綺如霧。人在鑑中。舟行畫圖。則公於是乎樂在民也。矧夫山嘯湖平。公卿之讜。百年遺迹。一旦運舊。將見纓綬紳佩。洋洋迭出。一以祈君壽。二以同民樂。三以振地靈。起人物。一廢舉而衆美具。焉是用踴躍而書。鏡于湖濱之崖石。新隄記。寶祐元年。南桂新隄成。南桂之人。頃歲水再至。漂田畝。已屋居。老弱沉溺。壯者散之四方矣。今隄固於曩。吾里之人。得以父子寧。畜養蕃者。非賢使君之賜而誰賜歟。伊而不記。無以示來者。遂相率請于府尹。盡記之。惟潮居循梅汀。饋之下流。每一潦至。則四州之水。匯于潮之溪。以注于海。溪旁皆平地也。堤之以捍駛流。而後民得以耕於斯。家於斯。古隄八十里。望之若連繩。然一版不穿。則繩遂斷絕。而南桂之堤。據要衝。紹興辛亥。水隄決。僅百丈。十併之地。盡為壑。群侯張行成。更築之。民乃粒。六十年而當淳祐辛亥八月。水隄潰。與紹興害亦畧等。有倡為塞水口之議者。增其故基。與水爭勢。春中之役。方休。而夏潦至。又潰。潰益甚。新築之址。亦化為淵。民白之。郡聞之。臺權郡樊公應亨。憲公吳燧。皆曰。果隄。縣令職也。海陽令王君衛翁。為有才。亟委之。令乃相地之宜。避水之衝。立標以定其北。北起許銀巷口。南抵五福堂後。而又外築涵南橫隄。以障數千戶口。分十統。諭以

總之。時有不便告者。即委主簿趙君孟浴相視。薄曰。覆轍可蹈乎。宜從今議。擬始定矣。顧其役大。其事未易集也。今郡侯金公昭孫淮事之初。首訪民病。慨然曰。事有急於此者乎。春且澆。吾民其魚矣。促成之。乃命陳地檢濟督役。出入田間。與役夫同勞苦。侯一意任之。民有悍然不從今者。有以他辭規避者。侯不阻不恣。喻以利害而戒勉之。要以事成就乃止。又以今言聞其棄地之產。而怠者乃。悍者備勞。役者懼悅。今亦時屈而相勞焉。不數月而役畢。蓋為堤之址廣八尺。其上半之。其高一丈二尺。其長如廣之數。七十有六。夫以工計之者三萬有奇。經始于壬子仲春。告成于癸丑孟夏。而溪東之隄。所以捍三保之民。同時並集。里人陳天驥董之。於是兩岸屹立。悉復張侯之舊矣。或曰。天地之數有六十。窮則復始。是隄也。其清有清之者。其集有集之者。蓋數也。大主曰。非數也。人也。向者紹興之役。蓋有陰扇謠言巧相阻敗者矣。非張侯其執主之。近者之役。亦有轉移吾說沮撓吾令者矣。非全侯其執成之。不然隄之成大矣。然則亦人爾。安得誣諸數哉。故大主謂是役。侯之美有三。知其人而信之。明也。堅其力以行之。果也。寬其役而恤之。仁也。行一物而三善得焉。是可以書。侯又慮新土之未實也。夫植柳以盤其根。患衝流之易突也。築子堤以統其暴。其為後日慮

至深遠也。噫。嗟。推是心也。豈特一隄而已哉。寶祐元年記。元熊夫重建大廟記。詩書禮樂之教行而天下多善治。仁義道德之說明而天下建善政。蓋吾道非空虛無用之物。而化民成俗有非刑名法律所能及。自漢而下。良吏著石史冊者。皆以興學立教為首。而人或以迂闊視之。噫。吏道不古。世變亦極矣。潮俗號為易治。建學且數百年。蘇昌黎延趙德為師。而人亦敦於學行。後來士風。方之鄞魯。元運初興。王師平江南。不數月。廣去天遠。僅六年。始定亂離。斯瘼瘡老。禱切奇命。絳錦。經生學士。宜直逃難。解散而已。潮介海外。雖弦歌自如。誰以之為守禮義之國乎。干戈甫定。潮僅為郡。然經營收拾於武夫健將之手。章蓬葦方。晦跡遠托。宮墻遺地。鞠為園蔬。美輪美奐。誰復念此。丁侯聚耒朝。大廟草創。規制朴陋。無以寓敬恭。建廟必大。領鄉學。府尹陳祐。權所陳肅。皆有意階後。命能有成。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貳府王宏始成正殿。他宇謂可次第就。而遠舟役興。又未及竟。肅政廉訪張公以是年五月監治。淮政。慨然念曰。勉勵學校。宣明教化。吾職也。此而不圖。無以塞上意。稱明旨。一日語鄉君曰。廟雖王侯所創。而實重子請也。其績成之。母中道廢。吾能主張是。鄭唯唯承命。公優集梓來。今之曰。前是官府之役。率不給直。汝避焉。今給以備費。食以學廩。必勉諸。有

受若直。息若事者。亦欣喜就役。於是築之登登。伐之可。斧者鋸者。斤者斲者。日陳于前。公躬自課督。率漏下乃去。豈以傳餐而食。不徒一人而人用勸。自經始至落成三月。為門之間七。為廡之間二十有四。厨。福。度。廣。無不具。棟。梁。棟。栱。無不銜。配。祀。像。設。無不藻。繪。繡。繡。入。懼。其。無。以。養。也。為之置潮陽田一莊。每歲收粒肆伯石。以助供給。其區畫具矣。嗟夫。學校風化之本。表章尊顯夫人。秉彝好德之不容已者。况久廢必興。久仆必起。人事物理。決有當然。或者創之而不遂其事。為之而不既其功。蓋時之未至。雖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雖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潮學之興。固公為政出治之光。務。而亦時之有待於公也。用能於旬月之間。一復舊觀。使殊方萬里。知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而聲名文物。煥然於世。變風移之後。非使臣之遠有光華者乎。非使於四方而不辱君命者乎。經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公可謂忠且勇矣。與一事而二美具。所宜得書。潮之士居游其中。惻然動念於茲學廢興之由。而思所以副公教養之意。蹈德咏仁。砥節厲行。不以詩書禮樂為空談。不以仁義道德為迂說。則家稷人阜。又豈不大可書哉。公名處恭。汴梁人。至元三十年癸巳。將仕郎。廣南東道儒學副提舉。熊炎記。姚連來重建元公書院記。

潮為廣左甲郡。文物亦諸郡甲。在昔學宮。惟韓山書院亦然。宋淳祐己酉。拜侯周君梅史。喜其文物盛。欲以道學淑人心。乃營元公周先生祠于郡庠右。謂公為道學權輿也。併拓宇以聚學子。聞于朝。得請。亦曰書院橫渠二程梅庵四先生皆有功於道者。遂合祠為五。戊寅兵火。郡類與昌黎伯安靈之地。悉皆瓦礫。獨元公之宇如魯靈光。後因為學。移而為廟。逮至元壬辰。廣東道蕭政廉訪林公。歲恭。分治來潮。鼎新文廟。路總管陳侯佑。復移廟而為書院。經始未全。同知提舉蒼侯小云。亦不花繼之。率作甲午春。本道儒學提舉熊炎。沿檄至郡。慨然有意成之。就委山長張圭。英石園珍。併力了辦。乃勸垣墉。乃塗墍茨。乃立祠像。不逾旬月。欠者悉備。於是祠堂之間五。講堂之間三。翼列四齋。前峙門廡。後舊觀而新之。視舊有加焉。仲丁舍萊新祠。觀者歎。今張君達其子仲明。自潮來。書其事。屬熊炎記。雖不獲。因思道在天地間。歷萬世如一日。有績無絕。有存無亡。不以世道升降為升降。不以世運盛衰為盛衰。吳古鴻荒。有熊氏以上無算。惟精惟一。自先始傳而奔。為人傳而文。王周公孔子孟軻。是謂道之正統。軻復道脉。微。扶正學者。如荀揚仲淹之輩。皆功不追軻。寥寥千載。始有元公疏源導流。大極動靜之體。五殊二實之象。仁義中正之理。凡天地人所由立。萬事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萬物所從出。天下學者所以正心修身者。二程朱張四先生又引而派之。遂使道學涵濡人心。養成士君子之質。非後來孔孟歟。宋熙寧間。公嘗持漕憲節。湖亦竹部之所。祠固宜然。非為持節祠也。為道也。於道有功者庸合祠。但土木之功。又則弊。世更事異。道則無弊無革。情有知道君子扶持耳。其有志於道者。子佩宜勞其間宜也。至如總管陳侯力主維之。又能捐已宅充廣之。蒼侯間出力以助之。其餘任事辦材。給用度。補闕遺。則於職分乎宜盡。皆可書。書院舊有田。暫為浮屠氏所據。又安知他日青蓮之不便。姑俟之。今我朝崇尚儒學。講明理義。尊先賢。續道統。求道有書在。求極有圖在。元公共大有功於後學。噫。不有廢。何以興。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前太學進士魏然記。何氏先重建水東韓廟記。士君子官遊以得江山為樂。江山以得士君子為重。方其登臨遊目騁懷。俯仰千古。嘯歌自適。及其後也。邦人懷思。愛及草木。則有尸祝之者矣。昌黎先生之於湖亦然。公以忠言誦湖。道地人心。功在生民。嘗愛溪東山水之勝。公退之暇。時一遊憇亭下之木。所親植也。舊株既老。飛枝復生。州人以韓木稱之。且瑞其花。以卜科目。或曰公嘗遣官祭鱖魚于此。其下即鱖魚潭也。廟舊在城南。宋淳熙己酉。丁侯允元不惡虛其勝。蔽第甘棠。遷公廟鎮之。以天水趙君文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三十三

惠陳公配。蓋公嘗請趙為師。以訓潮人知學。陳守是邦。入嘗錢鱖于市。道同志會。猶一日也。距今百餘年。菲華凡幾。元延祐四年。憲俞張公世榮行部至湖。致牧焉。徘徊暮。深慮脩葺之費無所出。非所以計久。乃求儒生。捐金買田。計五十八畝七分。歲得穀一百三十四石五斗。其用心尤遠矣。奉定三年秋。牧守亞中公馬合馬偕士友絕江。謁祠下。至則門廡亭宇皆烏有矣。惟正堂僅存。遺像蕭瑟。粉壁穿剝。楹柱朽蠹。強支風雨。慨然久之。士友悉言其故。公曰。文公功德若是。江山形勝若是。而又憲司維持甚其可廢乎。歸與同知宋君用。府判買佳。推官劉君克敬。知事趙君弘道。謀。愈曰。然。遂以命僕。且戒勿擾。僕受命惟謹。乃跡故基。乃市良材。鳩功備役。一時惟真。是鈞是錡。是斲是并。什者構之。腐者撤之。已而正堂巍然。兩廡翼然。三門冠然。雉亭維祠。各復其舊。中外一新。丹黝交煥。曉雲飛棟。晚蟾灑階。東負三峯。如屏如几。西面橫江。樓臺鱗簇。大海猶其南。蛟龍所家。三河瀉其北。橫櫓若注。一登廟而山川之勝盡在目。城南有是乎。由是揭其堂曰。仰高。取泰山北斗之義焉。亭曰。天風海濤。取相期風濤觀之句焉。尊賢有祠。崇德也。侍郎有亭。存古也。合而顏其門曰。韓廟。萬戶侯尹公鑄大書。不一書之。經營于丙寅。冬十有一月。成于丁卯。春二月。秋八月。而祠邑大

俗。消吉落成。牲酒既具。拜大夫率僚屬咸拜于庭。士女鼓舞而慶曰。微諸君。廟其墟矣。大夫曰。文公之靈也。斯道之福也。聖天子之德也。方今天下清平。崇重儒術。潮雖海濱。自文公以來。知有教矣。至今號稱易治。而吾儕得優游其間。是果誰之賜歟。有係於世教民彝者。君子與其興。不與其廢也。嗣而拓之。且將有望於後之同志者。言既屬僚記之。於是乎書。潮州路儒學教授何民先記。 張思教脩文廟新田記 潮為郡。僻于海隅。而風士頗饒。民始未知學。然朴且易化。逮唐昌黎至。命師教育之。迄今號稱多士。實甲閩越諸郡。學有廟其偉。成墟于兵。獨書樓踴然。至元甲子。憲俞張公虞恭分治。循視舊規。慨然以興復為己任。命提舉斯必大董。使不踰歲而落成。沉鬱翰矣。士子動色。然颶風不常。木性易腐。公深以為憂。曰。學有田無幾而養士也。若墾利而凡裂。柱傾而棟撓。則將若之何。適工畢初。欲餘財。及後時而助者。得若干。悉置田凡四百畝。距府治遠。租輸運頗艱。從佃者請而優之。取直而已。毋失之荒。他庸弗徵也。學職一員。專其出入。然非土木之費。不敢用。九年於茲矣。會其數。不為不多。茫然施乃於簿書間。沿襲而率。歸焉有。厥蕪木之加新。吁可嘆也。已。吾儕道周孔之道。職師儒之報。本曾對懶之不若。舉依公創始之端。願毋厚乎。思教自江西巡歷至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潮。趙鼎君言。垂革其弊。爰錄諸梓。不惟衍張公之永圖。庶未者知所警也。至於田畝之畔。祖數之詳。具之伴陰云。大德壬寅。提舉張思敬記。 黃剛大三陽驛壁記 昔世祖皇帝臨御十有六年。平江南。潮為僻遠。所至城乃下。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的迷失奉旨鎮廣東道宣慰使來潮。剪棘夷道。拓其流離。稍復為郡。東西界閩廣之衝。南北接山海之會。敕送辟劇。無日無之。送往迎來。迄無定舍。前政念斯民瘡痍之後。率補度日。然王人之未不鮮不。首人所戒。同知蒼朝列。慨然移檄于府。總管丁驃騎。府判馬修武。偕府僚僚。議以克諧。一日。論於東曰。方今薄海內外。同條共貫。雄藩壯邑。星羅棋布。十里一亭。六十里一驛。令下如建瓴水。凡通津要途。尚不可缺。况城郭乎。乃卜日相地。開拓舊基。百姓聞命。奔趨恐後。若瓦若木。不期而集。值洞籬侵掠境內。沿檄出征。府判馬修武董其事。獄曹湯壯且暮。巡督出已見規畫。此死不渝而已。為堂前後有二。為廡前後有四。柱石堅固。垣墉周審。面陽開戶。氣象軒豁。背山鑿池。景仰幽勝。風月有時而自至。冬夏無適而不宜。湯沐飲食之需。供帳服用之具。件件精實。是役也。至元三十一年十月。經始。同知蒼侯凱旋。又踰一月而工未就。慮久役妨農。呼督役吏詰之曰。今與汝期。違有罰。如期訖事。特刑元貞元年四月七。因命剛

大馬之記。愚謂驛館之設。其來久矣。昔成周盛時。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懷館。至漢高祖。有置傳。有馳傳。有乘有輅。傳即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馬。謂之驛騎。歷代相因而損益者隨其時。欽惟皇帝繼統。勵精圖治。垂萬世業。振弊起廢。政臣子服勞之日。任郡牧者。不敢不勉。茲驛之興。民樂其成。故能不擾而辦。俾破碑凋殘之後。復觀太平之盛觀。豈墜丹腹之美。益彰遠使之光華。自王公卿而下。與夫一介行李。於是踰馬。吾想夫馳驅奔輶。朝幽燕。暮荆楚。冒風沙。蒙煙瘴。至則解鞍弛擔。偃仰欠伸。撫手捫腹。彈長鉄而行歌。據胡床而生嘯。馬易奴飯。吏散庭空。休息之際。使臣於此。其有思乎。詩不云乎。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古之使者。傳令入境。則訪求民瘼。觀察風謠。視其財用之豐不豐。橋道之固不固。田野之闢不開。戶口之增不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明郡政之臧否。而後得為使之體。若夫飾厨傳。取名譽。非侯之所望於使也。使乎使乎。苟以是心至。不惟知侯之高侯。亦可知使之為使也歟。言既。驛吏請書于壁。刻有珍積石柱記。前教授何氏先有記其上。湖之宣聖廟。自宋迄今。凡六遷。紹興間。徐侯璋遷于今地。迨景定癸亥。游侯義肅。教授黃岩孫重建。始易木柱以石。事甚偉。兵火後毀折靡存。元朝

以來。廟宇革剝。職教者因循爾。奉定初。教授何氏先。猶有感焉。召石匠計之。工夥價踴。以岸廩不贍。遂寢。偶真學盧斌得石柱小大三十根於里中。蔡氏舊居。購以楮弗受。川浮陸運。出瓦礫而置廟庭。亦石之幸也。越明年。士張榮侯。其勢遂渙。何公憮然記之曰。石不負余。余其負石。豈與廢有歟。而猶有待乎。天曆己巳冬。木路判官小云。亦海牙指學。深慨殿制不古。詢之耆老咸曰。此五虎陳氏舊宅壞而創是焉。是以制度失稽。木火且盡。命更之。搆以石柱。捐俸十楮。暨府推周傳。照磨陳蛟。亦各捐俸。諸生因請遷廟于學右。以尊聖人之居。方董工。會憲僉任公仲琛。偕憲史黃士俊。郭友真。樓進勉。勵抵錫先聖。特禮殿始基。見石柱而喜。計本學歲入無以為繼。乃捐俸率庶僚以助工。又奉聖制。鑄侯。俾儒人隨其豐儉以助焉。自非尊德樂道。能如是乎。諸生忻然如地擔。又得以瞻聖人宗廟之美。乃相非言曰。昔之興學。置田者。庶訪張公也。後田贖士者。庶訪趙公也。今之興學。鑄侯者。憲僉任公也。彼二公既為之。構祠立像。以光于前。今我公亦宜嗣之以振于後。然此非公之本心。持朝士愛之深。慕之切。欲以表我公之德。與斯石相為終始也。昔何公作記。謂有負於石。由今觀之。乃石之遇耳。何負焉。信發典有數。且有待乎。天曆三年正月。湖州儒學正盧陵劉有珍記。

程準揭陽雙峯院記諸寺院記文。不關世教者不詳。此屬獨能不勝吳
說。以忠善術義。行文有法。感人情思。與他寺院記迥異。故特錄之。世人以
成壞觀物。見其成無不喜。見其壞無不悲。成者自成。壞者自壞。於我何有
而作是念。善哉善哉。此天地聖賢之心。恐不肖之所同。濡者之謂善端。佛
者之謂無量心也。一切萬物。皆有成壞。是悲喜心。無有成壞。由其不壞。壞
無不成。故自一念之善。以圖其成。天上可代。七政可齊。六府可修也。自一
念之悲。以極其壞。泮水可泮。龍蛇可驅。河流可塞也。鵲巢石窟。珍樓寶屋。
廣狹不同。華陋殊絕。皆不過人天小果。曾何足以置忻戚於其間。然十室
之邑。三家之市。蓬廬一宿。終身眷眷不忘。他日過之。頽垣斷礎。未有不憐
憫故墟。為之感愴者。他日又過之。珠羅環堵。如舊觀重表。又未有不欣然
慰滿。若已興有力為。此豈復有窮奢極侈之上。動心悅目之景。可以牽繫
懷抱者。終不成壞。壞無不成。彼之心猶吾之心也。吾不知此日。是心何從
而來哉。天高地下。在物無終壞之理。住過未續。在人有不壞之心。彼積絲
累塊。以成壞較難易。金地寶林。以興創為殊勝。雖其徒稍知道者。亦必感
然。嗟。聞然。嗚矣。皇元仁洽萬方。垂情慈教。天馬飲海。龍象如如。而揭陽雙
峯。獨推劫灰。自丙子至戊申。三十三載。碑德彰若。採來尹茲邑。報恩無地。

將經始起廢。民父老合辭。荐請。若乃捐俸派地。起禪于石山。必瓊董其儀。
瓊亦罄囊舉力。初構殿。元礫間。始廣成夏。迄乎亥冬。邑人到者。用賓。林君
秋翊。好善隨喜。法建開。經輪轉。山門品列。廊榭魚貫。僧寮師室。香積寶廈。
種種完美。又三年。梅伴家君果。沿檄適至。暨歸。裝錫五十萬圓滿之。且尹有
八民社稷。補弊塞責之不暇。能以餘力及此。蒙君非居住是邦。而施與無
吝。若劉與林。鄉之善士。視瓊雖為善不同。要皆非有所利而為之者。不
遠數千里。詮記於予。公等得無悲其壞而喜其成乎。是心也。何從而來哉。
無往不優者。天之道。感今懷古者。人之情。余所謂天地聖賢。不肖之所
同。蓋有不求而獲。無為而為者。東彝好德。固非夷法之所能外也。韓山蒼
蒼。韓木韋韋。大顯堂堂。廬存人亡。數書珍重。吾意公亦喜其聰明識道理。
而重其憂世之悲也夫。斯文耿光。千古一日。余方求公書而玩索之。又安
得不因請君之喜而為之書也。尹字文舉。今為惠州路推官。蒙字仲剛。今
為潮奉吳。撫齋劉君。時主簿。程卿。友梅。石山。林與瓊。自號也。財杞。工力。姓
氏。列著碑陰。奉定初元甲子三月朔。承直郎。南雄路總管。府推官。程準記。
趙孟傑。重建潮州韓文公廟記。在水東。按蘇子傳。公廟在潮者宜也。其文
尚已然。所書止王君濬。遷廟城南事。後非所知也。其承造化。關感乘。浩然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而獨存者將終古祀之。豈特元祐間盛事哉。厥後廟二。其城南則鄭侯良臣。因創講堂。以奉學者。今獨存其城東。則有山曰韓山。亭曰韓亭。木曰韓木。亭侯邁。丁侯允。因而更祠之。孫侯叔謹。併建八賢祠。劉侯用行。牟侯濬。暨黃不怠。廟用以侈。今皆無復存者。森森古木。生意蒼然。造化盛衰。固實有傳。皇元統一。文美事新。迺貞二年。有大中帖里。來長茲郡。創浮橋。立茲廟。天德五年。卞侯立宗。階猶未完。九年。常侯元德。暨乃僚。指俸計。後期畢。茲工。是時。則有將仕。張君昕。以清名。英藏。為郡知事。牧焉。級焉。慨為己責。其志也專。其任也勇。其營度也久。其使民也不擾。踵之。登之。築之。培之。又從而恢拓之。用工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有池有臺。有松有竹。仍建八賢祠於右。兩廡三門。莫如峙如。後挾二亭於其側。闢俸壯麗。輝智極處。邦之耆老。未拜來祝。咸曰。吾不圖今日。復見韓亭之盛。若此。且視昔有加焉。匪韓公之靈。抑吾族君有以效其仗而彰其靈也。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至此而益昭昭矣。近惠陽別駕王君潛。率檄至潮。謂僕知學。語以其事。且得書以遺潮人。僕謝不敏。則思曩命。宰揭陽。特拜祠下。不果。今羅浮去潮幾千里。未知果遂所志否。茲得以賤姓。名附于下。豈非平生至幸。敢僭以錄于所不及者。書。大德十一年。夏五月。從仕郎惠州博羅縣戶

無勸農事。趙孟傑記。梁祐仰韓閣記。湖之為郡。介乎閩廣之衝。凡趨閩趨廣者。靡不經焉。郡之東有溪。首駟魚之所窟宅也。昌黎韓文公辭而遂之。而其遺蹟。至今泓深莫測。涉者病焉。宋乾道間。曾君汪。未守斯郡。始造舟為浮橋。以濟不通。繼是而作者。或鑿石為橋梁。或屋其上。以便往來。數十年間。溪水泛溢。橋遂中折。驚風怒濤。舟或淪沒。民甚苦之。至正甲申歲。府判喬侯賢。蒞事伊始。慨然曰。脩理橋道。余職也。爰與推官崔侯思誠謀。後之。未歲。同知張侯擢。華吳盧君德直。知事張君宗元。繼至。咸曰。是亦便民之一也。遂捐俸以相其役。且曰。是仗也。必擇屬之。庶能者任焉。事乃有成。詢于衆。得錄事林君智鏡。命之曰。君以無能。信於民。今舉君以董是役。期於必成。府不汝責。其曰。母怠。君受命。乃度材鳩工。日往未其上。與群工相可否。或以石。或以木。各適其宜。鎮守萬戶邢惟明。俾是役之浩也。亦施繼以助不給。越數月而橋成。築亭于橋上者。為楹二十有四。為閣于橋之西。而未得其名。衆曰。茲橋之東。韓山在焉。昔日於是名曰仰韓。願復其舊。落成之日。郡侯幕賓。集宴其上。仰觀壯麗。俯視淵深。乾坤端倪。莫不獻狀。東有韓山之秀。東湖之美。南有文公書院。絃誦之聲。西湖之山。界其西。金山諸峯。聳其北。誠一郡之偉觀也。越明年乙酉。林君以請事至廣。具本

未之詳于憲府諸公。咸嘉其功之有成也。於是憲俞周侯伯溫篆書仰韓
 為閣之額。崑山公復大書濟川為橋之扁。且屬余撰文以記之。余謂韓文
 公驅鰐魚以綏此土。太守曾汪即其漢為橋。今之繼政者。又能起廢而新
 之。且閣于其上。以為仰韓之所。俾潮人沒世不忘也。錄事林君又能襄其
 事。今而後潮人思公侯之惠愛。與韓公相為不朽矣。他日諸公乘駟馬過
 此者。無野水橫舟之歎。大其施於天下可也。遂為之書。至正六年丙戌。奉
 政大夫廣西兩江通宣尉副使。餘都元帥府事。梁祐撰。 述失彌通閣道
 閣記 觀夫大士垂迹。徑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而不能喻其及物悲
 願。功德之高深也。是以后主君公。百僚庶尹。億兆元元。靡不愛戴。豈非越
 十地。證十號。慧性圓通者。能若是邪。潮東臨大溪。實閩粵夏津。宋郡守曾
 公始造舟為梁于中流者二十有四。而砥柱于兩岸者亦如舟之數。後之
 人於橋西城門上。繼作圓通閣以為斯橋之冠冕。內附初閣。隨兵燹而橋
 制僅存。前府判買住僧之。不數稔而風濤蕩瀟幾盡。至正甲申。倅車喬君
 秋官崔君。咸以為念。遂屬錄事林君新之。適感守旅君下車。曰。此守土當
 為率來助之。就建圓通閣增其舊制。閣之東。仍建華嚴閣。請前住南山禮
 翁善菴。為閣山足成之。萬戶郡侯暨僚屬亦有功于是。越明年元幕盧君。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三七

亞華旅君到官。覽山川之勝。感今古之懷。韓亭在望。議作仰韓閣于橋之
 上。凡是役。皆會府諸君建言。用周其美者。錄事之力也。是年冬。林君沿檄
 至羊城。以其事未告。乞于為記。或憲奉議公為書其扁。于惟圓通大士。從
 無始劫來。以聞思脩証二十五圓通。十種大辨才。誓度一切群生。聲入心
 道。無諸障闕。其首淵哉。厥今當路諸賢。政通民和。成此盛事。豈非圓通願
 力之有乎。林君號一清。永嘉人也。嘗華大士像。喜動龍顏云。文林郎。海北
 廣東道蕭政廉訪司經歷。迷夫彌通記。 李俊府官續題名記 元有天
 下。六合一家。設官分職。遠邁前古。路置總管府。府之長官曰達魯花赤。正
 官曰總管。即古之太守也。次曰同知。即古之道守也。又次曰判官。曰推官。
 古有是名矣。皆同堂議事。一紙署判。前代守倅姓名。已載于郡志。今之
 英僚。未有紀者。至順辛未。亞中大夫王侯元恭。以江西省理問來守茲土。
 凡關於郡政之大者。起廢圖新。不可勝述。一日。諭于學校。諸生曰。郡有牧
 守。其未尚矣。潮為廣左中郡。未教之蕃之富。民淳俗熙。昔稱易治。蓋昌黎
 過化之地也。任師帥之責者。得其人。則日漸以治。不得其人。則日漸以亂。
 吁。牧守之責。不亦重乎。今將列府官名氏于后。垂示將來。非惟備郡志之
 闕。且欲使後人指其直回。以為懲勸。豈不越歟。諸生咸曰。善哉。王侯之用

心。且內省不疚者矣。至順壬申五月望日。潮州路儒學教授曹南李復記。
宋文古賦 蔣之奇北遊賦并序。潮陽吳先生子野有道之士也。自少
好遊。凡四方山遊。環視之觀。無不至也。過會於南海。留與語數日。後告于
梓北遊也。作北遊賦以送之。辭曰。有美若人。芳寔生長于南州。爰自少以
說茲芳。好輕舉而遠遊。采丹砂於句漏。訪仙竈於羅浮。跨無著之三山
兮。閱巨鱗之喬休。舉舊蒲於曲澗。擷靈藥於芳洲。要安期分我以大棗
兮。遷把袖乎浮丘。聞朱明之洞戶。香不測其深幽。過鮑觀於南海。曾
不肯以少留。復舍此而之他。曰。吾何適而不道。遂。陋區中之狹隘。芳。騁
蒼蟻而如玉。虬。秋重華於九疑。芳。披崇山以揭光。止南嶽而見魏夫人。芳。
巨石龍炭而焦曉。比武夷之清溪。芳。升慢亭之飛橋。與洪崖以相肩。芳。抱
玉井之滿流。倩麻姑以爬背。芳。屬棋檝之珍羞。控黃鶴以凌雲。芳。追陵陽
而友玉喬。觀琴高於釣臺。芳。化遺藥之遊鱗。窮騎非於帝軒。芳。訪首山於
中條。涉羊削之橋陵。芳。想舉翥以飛越。躡太華之絕頂。芳。觀玉女之洗頭。
親通玄於皂馱。芳。架駢齒於既堪。所廣成於崆峒。芳。畏樞精之可憂。翔陰
山而睹西王母。芳。萬無穴處。吾不與夫平化之執優。頌吾營於無何。芳。回
吾車於不周。登寒門而歷玄關。芳。忽焉忘其道路之阻。遂一士於沈壘。

芳。欲下棲乎虛林。慮無為而驅象罔。芳。合漢而參察。低回眺聽。曾不得其
彷彿。芳。禹用師曠與離婁。早海寓於勺撮。芳。志龍路而并包。乘變化以獨
往。芳。莽不記乎春秋。後天地而不老。芳。連恤地姑而泉蟬。擊泉妙於奔
夷。芳。謂無得而獻酬。上與造物者為友。而下與外死生。遺哀樂者處。吾乃
於是乎相求。 黃補博陵家塾賦 鳳城。越東之佳地也。林君鳳城之偉
人也。予來書而南。見其山聚水環。奪人之耳目。而不可以星月觀。於是乎
知有異人。以產于其間。及揖君而生。見其氣閒神妙。照人之水冠。而不可
以水玉曉。於是乎又知有老作以稱乎其表。然則是整之與。豈苟乎哉。軒方
寸之清。而發見乎詩書。窮不可名狀之態。而浸溢於閭閻。使飛覺疊棟。輪
奩而已。龜樓榭。齋赫奕而已。君不徒是。連蠶積軸。縉都而已。馮鍾樹。鏗
鐸而已。君不徒是。試叩君之所存。而告于子弟。鄉人曰。陋巷單。可以為
顏淵。桑桓雙。可以為原憲。苟以寢處之便。而求安於此者。不知學也。帳
前聲妓。而不亂於馬融。國中投室。而不儻於孟子。或以華簾之故。而不安
於此者。亦不知學也。足之所履。而心或不知。形之所留。而神或不隨。森森
乎。跡萬象之橫前。而不足以損吾之毫釐。此真善學之徒。而若亦望于弟
鄉人之至於斯也。若夫歲月之春秋。靡廡之巨細。則有詩焉。有記焉。茲不

後折其一二。蔡渤圓嶠賦。為序十旬。明竹。并去。細紐吐。崇庫叙。福地
峙。洞天塔。上有嶠之圓。方中規。下有壺之方。方中矩。天地游氣。芳草為方
壺之洞。賓。天地正氣。芳草為圓嶠之洞。主。由宋遼唐。視顏從呂。蓋每問訊
方壺之客。東遊圓嶠之鄉。始見夫地。開清漳。在天一方。危樓縹緲。俾觀壽翔
南山。號稱仙方。弄虎之跡。西山。號稱仙方。化龍之堂。東望梁山。白鶴茶
床之舊。西望。山方。金鷄丹竈之光。八柱中峙。方。上陵。圓。考之蒼蒼。八
玲瓏。方。旁臨。圓。輝之煌煌。則曰。此圓嶠之境界也。想見。太。桃。和。露。煙。杏。倚
雲。栽。樹。兩。兩。方。扶。日。起。花。七。七。方。迎。風。開。雲。旗。畫。翻。王。母。下。也。王。至。夜。響
帝。子。四。也。鳧。飛。天。外。子。喬。過。也。鶴。集。雲。端。今。歲。未。也。圓。冠。味。復。方。琛。列。紫
府。圓。顧。素。頸。方。歌。舞。瑤。臺。則曰。此圓嶠之人物也。有美一人。角。中。羽。衣。青
眉。紅。顏。著。具。背。中。德。圓。而。神。機。旋。性。內。道。圓。而。覺。尹。日。圓。精。威。壓。筆。下。卿
片。圓。魄。光。宣。海。角。侍。玉。皇。之。香。案。方。佩。奉。華。之。圓。符。守。奎。文。之。閣。方。仗。環
立。之。圓。木。卓。華。仙。階。沾。濡。帝。渥。則曰。此圓嶠之洞主也。須臾。容。退。舉。似。其
主。曰。方。壺。下。圓。嶠。一。等。此。去。非。特。尋。丈。矣。圓。嶠。群。賓。舉。首。而。笑。曰。竭。渤。海
之。波。疏。圓。嶠。之。德。難。盡。磨。蒼。崖。之。石。祝。圓。嶠。之。勳。難。窮。渤。海。之。東。圓。嶠。在
中。其。主。意。之。哉。有。不。知。之。潤。主。意。之。發。有。不。言。之。功。蓋。案。喬。陰。陽。胚。胎。元

氣。鈞。衡。乎。春。夏。秋。冬。方。其。丹。鳥。赤。翅。如。燄。如。焚。大。帝。始。張。龍。師。不。聞。我。於
此。時。一。嗟。生。雲。蒼。狗。白。水。如。峯。如。絮。風。伯。離。之。波。神。不。怒。我。於。此。時。一。嗟
而。雨。陰。靈。不。開。四。維。方。墨。風。雨。如。晦。三。光。如。缺。我。則。談。笑。扶。桑。而。浴。日。波
濤。洶。湧。山。岳。摧。傾。繫。脚。一。動。鱗。介。其。腥。我。則。雅。容。一。柱。以。擎。天。况。其。一。毛
一。羽。可。以。為。一。世。之。瑞。一。草。一。木。可。以。為。文。章。之。英。得。其。麟。筋。鳳。髓。亦。可
以。享。富。貴。而。長。生。信。未。圓。嶠。之。豐。功。茂。德。非。騷。人。墨。客。之。所。可。得。而。名。也
於是。集。而。歌。之。曰。赤。城。丹。臺。方。司。馬。子。正。之。廬。石。橋。鐵。柱。方。葛。稚。川。之。居
青。城。天。月。方。熊。先。生。之。都。此。數。公。者。知。入。而。不。知。出。方。蒼。生。之。望。其。孫。又
歌。曰。赤。崖。公。欲。分。華。山。方。騶。雙。其。蒼。六。一。公。欲。洞。神。清。方。猿。鶴。成。行。東。坡
居。士。仇。池。之。穴。方。訖。奔。走。於。四。方。此。數。公。者。又。知。出。而。不。知。入。方。江。湖。之
志。其。某。孰。若。圓。嶠。之。仙。翁。僞。出。入。之。全。德。君。看。圓。嶠。之。居。扁。以。老。圃。之。額。既
等。靈。梅。於。春。杖。何。羨。黃。花。之。晚。節。是。圓。也。東。都。以。前。彼。美。一。人。方。畫。錦。于
相。東。都。以。後。彼。美。一。人。方。菊。坡。于。五。羊。念。四。夷。未。賓。陰。陽。未。順。方。天。其。未
許。我。公。之。問。吾。不。顧。公。為。端。平。之。崔。方。顧。公。為。慶。曆。之。韓。方。壺。之。賓。欽。社
而。相。之。曰。太。極。圓。其。圖。方。動。靜。乘。其。時。先。天。圓。其。象。方。進。退。適。其。宜。庶。為
仙。出。為。相。方。是。圓。轉。之。機。融。生。用。其。髣。髴。方。遂。援。筆。而。賦。之。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題詠

圖經志韓昌黎集中有左遷至監關示煙湖及龍文等詩皆非潮州所作。今不贅錄。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嘗實如意文。骨眼相負行。蟻相黏。為山百十卷。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管。蛤即是蝦蟇。同實浪與石。章舉為中柱。歸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未樂。魁魁。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尾以椒與橙。腥臊如發。越咀吞面汗。醉惟蛇。善所識。實憚口眼。憐。聞龍放其去。鬱屈尚不平。責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幸無嫌。怒升。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答柳柳州食蝦蟇。蝦蟇雖水。活。水持變形。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背脊肥。跳擲雖云高。意不離。潭。鳴聲相呼。和。無理。抵取。聞。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散。我素愁海濱。恒願眠不覺。願。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至。餐。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履。竟。不。聞。絲。効。犬。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捷。居。然。富。鼎。味。宜。不。辱。釣。羊。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平。生。性。不。藥。而。若。僕。何。為。甘。食。比。蔡。豹。謀。執。務。同。俗。全。身。斯。為。孝。東。哉。思。慮。深。未。見。許。廼。懼。別。趙。子。德。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道。詩。與。書。婆。娑。海。水。南。鞭。弄。明。月。珠。及。我。遷。宜。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四十

春。意。欲。揭。以。俱。揮。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此。佳。未。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蝦。果。誰。推。牙。質。蚌。藏。魚。驚。燕。瞿。瞿。以。但。但。識。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審。同。不。可。一。理。驅。宜。各。從。所。勝。未。用。相。賢。愚。陳。文。惠。公。赴。潮。陽。倅。沉。醉。猶。難。別。帝。州。滿。城。春。色。重。淹。留。公。閑。預。想。消。鳧。處。望。闕。頻。登。海。上。樓。休。把。空。言。較。短。長。昇。來。齊。物。也。無。妨。蠻。民。解。唱。升。平。曲。願。頌。閑。愁。入。醉。鄉。潮。陽。作。景。淡。花。初。落。寒。生。海。上。潮。門。前。歸。北。路。微。雨。柳。垂。條。靜。院。駕。啼。竹。幽。閣。蝶。在。花。登。臨。轉。惆。悵。斜。日。兩。三。家。遊。西。湖。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疎。煙。魚。艇。遠。斜。日。寺。樓。開。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白。頭。顏。遊。鳳。樓。寺。十。里。水。煙。迷。禪。居。偶。杖。藜。地。靈。人。不。老。山。好。鳳。曾。棲。暑。氣。消。將。盡。苔。痕。長。欲。齊。松。間。何。所。得。泉。石。兩。三。題。歸。闕。感。懷。望。闕。二。年。餘。中。宵。夢。玉。除。忽。聞。天上。詔。乍。厭。海。遠。居。歸。路。尋。芳。草。空。囊。載。舊。書。君。恩。何。以。報。零。淚。落。塵。裾。憶。潮。陽。東。西。樓。閣。與。雲。齊。天。際。孤。煙。認。惡。溪。記。得。幽。人。苦。吟。處。獨。遊。亭。在。野。橋。西。寄。潮。州。于。公。九。流。扁。舟。如。葉。路。東。西。一。片。灘。聲。下。惡。溪。當。日。亭。臺。舊。時。客。相。逢。莫。惜。醉。如。泥。濂。溪。先。生。書。大。顛。堂。壁。退。之。自。

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鄭厚
 寒食登韓亭。蟠身介子意何忙。理迹昌黎道更先。慷慨一封論佛骨。凍
 離萬里入蠻鄉。孤芳亭用留韓木。遺愛人心比召棠。勿謂筆端無造化。如
 何法鰓似祛羊。王安石送潮州呂使君。韓公揭陽居。戚嗟與死隣。呂
 使獨陽去。突談面生春。當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不必移鰓魚。說惟以疑
 民。荆公擬此。蓋重見程所問也。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為禮
 聽之汨鼻倫。同朝叙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餘所陳。唐庠
 潮陽尉鄭太玉。夢至泉側飲之甚甘。明日得之東山上。作夢泉記。今余作
 詩。為賦此篇。入道肯著相。出神得佳泉。起尋定中境。偶在山之巔。四人
 踞航戲。數里聞潺湲。俯聲到曉絕。滿意流甘鮮。雖深石可數。太察魚難筮。
 分為縞練長。擬作珠璣圓。一窺宿醒解。三嚙沉痾痊。恍惚尚疑夢。歡呼欲
 成癲。山澗短於井。海飲疾生涎。那知道在通。幾作野遺賢。事故由人與。物
 為知己妍。誰陪瀑上遊。諒携室中天。雖無十丈華。中有一滴禪。名酒覺殊
 勝。宜茶定常煎。隨亭羽勝冷。魚鱗青箇連。新文未逮矣。開卷猶潏然。徑欲
 抱琴去。臨流聽天全。不但愛以耳。庶幾神者先。寓為夢泉採。第八樂府篇。
 將前報復却。萬事付有緣。文天祥題潮陽張許二公廟。沁園春。為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子九考。為臣九忠。死又何妨。自光徽薰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疎。誰負剛腸。
 為賊張公。愛君許子。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德。百鍊之鋼。
 人生倏忽。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青國。甘心降虜。被人唾罵。安
 得遺芳。古廟陰沈。遺容儼雅。古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英雄。過此仔細
 思量。典地記。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脫潮陽路。八千欲馬。聖明除弊事。豈
 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
 收吾骨瘴江邊。不覺離家已五十。仍將衰病入流船。潮陽未到。人先說。
 海氣昏昏水拍天。潮州南去接宣漢。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
 落。鷓鴣休傍耳邊啼。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十里。有州始名
 潮。惡溪瘴毒聚。雷霆常洶洶。鰓魚大於船。才眼怖殺僕。州南數十里。有
 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並得詩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肯
 浪仙舟。拜相此身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未華岳。出關
 書信過瀧流。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煙風捲盡。月明
 初上浪西樓。黃山拜韓州。大元失羊。相府潮陽俱夢中。夢中何者是窮
 道。他時事退方應悟。不獨帶空辱自空。白石易奇。潮州楊樂之。風雨瘴昏
 蠻海日。烟波菟斷。惡溪時。嶺頭無限相思淚。泣向寒梅近北枝。李德裕題

漢詩。潮民遺愛處八十里長堤。胡士送太守李朝奉。潮陽山水東南奇。魚
鹽城郭民熙熙。當時高撰玄聖碑。而今風俗都魯為。陳文惠公送潮陽李
牧上簿。漳浦從來瘴癘深。潮陽南去更難禁。當時三載曾無事。不放閑愁
八寸心。陳文惠公寄題漳浦新齋。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
此方輿載人物。海邊郡魯是潮陽。陳文惠公送王生及弟時潮陽。三陽圖
志宋楊萬里詩登韓文公亭。侍郎亭上草離離。春色相逢萬事非。今日
江山當日景。多情直擬問斜暉。寄潮州刁太傅。夷荒村落獨遊亭。江
上寒山列翠屏。記得幽人舊吟處。梅花庭院竹青青。送進士林從周黃
程歸潮。空拳孤戰偶無成。牢落歸心萬里程。莫向花前詠招隱。已留文
價在神京。丹山毛羽忽傷弓。歸去潮陽足養蒙。自有匣中孤劍在。莫將
關汨洒春風。宿潮州海陽驛不寐。醉來還睡睡還醒。長是三更夢便
驚。細數更聲有何益。不然作首敢磨到天明。韓此兼三王。范四事。特不可
矣。數更聲無驚夢。非知心者不能會意。牖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奈爾
何。一隻攪人終夕睡。此聲元自不須多。韓此後口覆非因不在多耳。故聲
云手我。余於二詩深有感焉。請者不可以辭解而遺之也。謁昌黎廟
南海行幾偏。東潮欠一來。若無韓子廟。只有粵王臺。文字天垂日。典亡草

上埃。聊吹鰓溪水。酒起六丁雷。題韓木。老大韓家十八郎。猶將雲錦
製衣裳。至今南斗無精彩。只放文星一點光。突為先生一問天。前身
後兩般看。亭前樹子關何事。也得天公賜姓韓。登南州奇觀。前臨大江
浮橋。江心起三石臺。皆有亭。海邊樓閣海邊山。雲竹初收霧日寒。看着
南州奇觀了。人間山水不須看。玉臺冰底卧青龍。海外三山墮眼中。奇
觀獨名澤未是。只消題作小垂虹。平賊班師。明發潮州。不是潢池亦
白囊。何緣杖屨到潮陽。官軍已掃狐兔窟。歸路莫辜山水鄉。便去羅浮參
玉局。更登浴日折扶桑。還家兒女慘行李。滿袖雲煙雪月香。潮陽海岸
望海。動地驚風起海眼。為人吹散兩眉愁。身行島北新春後。眼到天南
家盡頭。衆水更未何處着。千峯赴此却回休。客中供給能消底。萬頃煙波
一白鷗。除夜宿石塔寺。醉後先眠客莫嗔。誰能守歲費精神。幸無爆
竹驚寒夢。休羨椒花頌好春。今歲明年才隔夕。人情物態頓趨新。送憐兒
女團樂處。政久屠蘇第十人。每飲屠蘇。余居第十。林暎郎守詩。題西湖山
石。咫尺移文喚即應。此亭便可配韓亭。溪流橫過一灣碧。山色平分兩
岸青。落日鐘聲鳴遠樹。半空塔影到寒汀。雲煙滿目皆親種。留與邦人作
畫屏。湖山益林守所設。值坐對高春放晚銜。春來和石也穿芽。臨遠雲閣

三千頃。樹杪烟橫數萬家。貯月未圓松頂畔。怯風無力竹欹斜。叮嚀好護湖山景。養得陰成宿翼鴉。登潮陽東山。小雨上東山。層層着意看。尋泉行處僻。就石坐來寒。赤鳥歸周旦。蒼山起謝安。功能成底事。一抹暮雲殘。九日題潮陽縣齋。去歲重陽尚故鄉。今朝官舍又重陽。人情不似黃花好。處處相逢一種香。王安中詩。潮陽道中。火輪升日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聞。萬壑晨煙熬白雪。一川秋穉割黃雲。萌芽已遠無深瘴。漢鰲方逃畏舊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終欲老耕耘。王滌郡守詩。懷潮士吳子楚。旅懷牢落情離群。疊翠樓前日漸曛。金餅先茫升海月。玉龍鱗甲護霜雲。星星淡火隨堤見。歷歷樵歌隔水聞。馬足車音在何處。嶂南岐路鎖煙氛。贈子楚歸潮時會大名府。河朔頻河地早寒。城煙牢落水回環。幾番夜雨漲新岸。一片秋雲歸舊山。若駟漸騰梅嶺外。我中猶愧菊籬間。潮人若問何如守。病骨支撐兩鬢斑。王漢屏守詩。金山獨秀峯。千古壓嶙峋。標奇世絕倫。形從天賦授。名自我推論。侯所命名衆嶽猶前席。群峯合望塵。不知居海郡。知已是何人。趙師立詩。石門岳。勝境傳天下。曾封第七山。一岳懸石際。萬木挿雲間。鳥過暮山碧。牛眠冬日閑。歌聲初隱隱。疑自武陵還。傳自脩詩。題濠上齋二絕。焉知魚樂我非

水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四十三

魚。夢裏榮枯覺則無。休學癡蠅貪紙穴。小隄烘日誤踟躕。小齋斗大四壁立。只看匡牀與瓦爐。不涉語言君識否。莫從門外著工夫。偶成。疊翠亭前秋水深。思韓亭下木成林。一生不得文章力。且向潮陽度歲陰。訟牒無多公事希。道心已熟壯心微。晚來吏散閑携杖。步到金山趁月歸。再題濠上齋。外物高藩難障此。道之徑。林則終日達。達者然兩靜子。復出入間。悅樂猶異境。誰能入吾鄉。鄭令四時正。薛利和詩。文惠公獨遊亭。軒檻前臨一水濱。此亭誰見獨遊時。春風生處無人伴。秋月行來有影隨。文酒等閒事會友。溪山贏得自裁詩。城東老屋今仍舊。當日高蹤孰可追。韓亭。嶺脊孤亭勢倚雲。前臨城邑後荒村。八十里外人歸火。四百平岡木尚存。直北慈溪泉涿深。落南瘴海霧昏昏。先生偉績傳青史。萬古民懷逐鰲恩。西湖亭。一泓泉色漲漪漣。號號西湖幾百年。泛出芰荷錢萬疊。洗開楊柳眼三眠。雪鷗卧聽禪僧話。錦鯉行驚釣客船。若比錢塘江上景。欠他十里好風煙。曾汪郡守詩。送舉人。樂作疑遊太古庭。韓門今喜見諸生。十間厦故擬雄恩。萬里橋成功去程。玉醅盃深鄉意重。銀蟾宮近客身輕。前賢已有驚人舉。史聽臚傳第一聲。常樟郡守詩。送舉人。羊去顏風新選掄。翁然公論一時伸。棘園共試三千士。海郡聯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飛二十人。競說馬群空。冀野好看龍。化上雲津。從未有湖平。識由此公。卿穩致身。韋元振詩。會諸官韓亭。我愛韓亭好。文公像逼真。音容雖已往。英傑恍如新。我愛韓亭好。天遙眼界寬。引勝延勝友。笑語出雲端。我愛韓亭好。霜空宿露收。望中江入海。應有濟川舟。陳知柔詩。謁韓祠。斯又何罪。寒南麓。未渴孤祠。泪數行。恐有遺書。展壞壁。豈無哀賦。平沅湘。精神不受。氛煙蔽。道義長涵。日月光。四壁蕭蕭。香火冷。何人能與作堂皇。韓木。層江波靜。野如掃。一畝寒陰。禽自呼。莫把甘棠。比韓木。令人深涕。共長吁。康成述。寄書帶草。玄德祥。標羽葆。存。名與此山俱。不朽何如。煙抄鬱蒼蒼。積朔本韓集。大雅寒寒。不復還。如公幾得。古人全格。高枯淡。復志賦。意到渾淪。尔道篇。趙子遺編。今復亂。歐公校本。孰能傳。古音秘矣。尤難識。聊與磨。鈔一究。研。劉藻詩。蒙齋。蒙齋。遠塵市。勝槩幾多清。山下一泉湧。望中千畝平。林深俗客。少。小曉烟輕。杖屨從登眺。誰知有利名。史浩詩。送潮士王司業。知温州。平生子韓子。廟食南海濱。千載凜英氣。鍾此真天人。道德昔未衰。膏流今不訛。向來子韓子。無乃公前身。林東美詩。西湖亭。金山亭。樹遍林泉。獨有湖山占得先。一鑑靜開塵外境。數峯高挿水中天。遊人幽鳥。聲如剪。隔岸奇花。色欲然。太守

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四四

與民間樂事。公餘不惜綺為筵。方庭實詩。金山亭呈翁守。新亭高敞枕城隈。萬里江山爽氣來。雲外孤峯擎日晚。林間啼鳥喚春回。登車謾有澄清志。覽景慚非賦詠才。太守風流民訟簡。落成尊酒許相陪。丹碧崔嵬切斗魁。峯巒傑抱水縈回。春歸岳谷幽花發。日上樓臺宿霧開。天近屬城瞻帝座。雲連鼉海接蓬萊。登臨誰會。遂留意。共折梅花。更一盃。魏詩。見遠亭。金山鼉峰。壓蓬宮。見遠堂。開萬象空。心與天遊。身世外。眼隨雲到有無中。嶺頭樹接蒼梧北。海面帆來日本東。此景春容吟不盡。丹青圖寫愧宗工。于九流。和陳侍遊西湖。高城連水石。對景未能還。白日臨流坐。清風伴我閒。縱心移棹去。半醉入花間。未必逢僧語。蓮香已解顏。鮑粹詩。登前守李公亭。李公亭。即鮑公亭。何事因仍舊日名。官守二年如過客。風流千古是虛名。柳蘿綠繞尋新徑。隔水微茫認故城。陵谷變遷君莫問。此中氣象轉分明。陳希叔詩。題鳳樓寺。十載傳聞孰是非。高梧脩竹晚風微。欲知古寺曾棲鳳。樓殿今無燕雀飛。許仲禮詩。鳳樓寺。迴環疊嶂倚长空。丹鳳曾棲樓閣中。殿閣至今無燕雀。溪山隨處有梧桐。竹葉秀實籠晴景。漆沼寒泉激應風。佇看未儀新樂府。吾皇勅德與虞同。鄭太玉詩。湖陽東山。暮天涼雨急霏霏。十二巫峯高俊低。醉

鬼不受風飄斷。只恐行雲自瀟水。黃公度詩。瘦牛嶺。自笑年來為食
 謀。扶藜百指過南州。特于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盧廷輔詩。鴨
 湖。並山終日礙孤舟。深入桃蹊訪阮劉。流水落花無問處。居人云是古
 瀛州。龔茂良詩。惠來驛。十里平曠際遠山。土膏未動覺牛閑。行人多
 謝晴相送。只恐妨農雨大慳。晴雲當午爭揮扇。曉霧生寒又着綿。此是
 嶺南春氣候。日中長有四時天。彭延年詩。浦口莊舍五首。浦口村居
 好。老思劇置難。切雲架樓閣。依水植琅玕。潭氣三冬潤。松聲五月寒。子孫
 懷舊德。爭忍不盤桓。浦口村居好。清貧勝富華。堆書為伴侶。種藥是生
 涯。吟苦詩成癖。心閑道長芽。匣中時自瑩。蟠螫有龍蛇。浦口村居好。柴
 門鎮不高。精藏深滴翠。寒菊嫩抽青。酒罇驅吟健。林風引睡醒。東堂清沁
 處。待到碧連亭。浦口村居好。盤餐動輒成。蘇肥真水寶。鱗滑是泥精。子
 因蝦蟆贈。朝醒晚可羹。終年無一費。貧話足安生。浦口村居好。憑高望
 處賒。稻田千萬頃。農舍兩三家。樵路通雲壑。溪船簇菜花。太平無事日。處
 處盡桑麻。黃補詩。韓木。先生未潮南。先生一特屋。潮南得先生。潮南
 千載足。嗚呼潮南俗亦淳。先生遺樹今猶存。春山二月春鳥響。遊人樹底
 羅酒尊。尊殘倚樹初不語。暗覺山翁淚如雨。山翁之淚良可憐。我生不及

水集大典卷五十三百四十五

四十五

元和前。元和萬事已塵土。惟有岳遠留此樹。樹本於人果何識。為是先生
 手親植。先生一去今幾秋。西頭滿樹春風浮。風從昨夜何樹傳。儼似當年
 袪解色。鱗魚東遁不回頭。一帶寒江遶郡流。郡人向晚爭歸舟。樹與江波
 相對愁。徐璋詩。送舉人。揚陽多士天下都。聲名籍籍南海隅。住住能
 騎龍馬駒。嗚呼可持於菟鬚。大食刀斫亦勢豪。綠沈弓迸金僕姑。太阿何
 止敵萬夫。四海可歸與地圖。一舉狂旗到三吳。全軍樓上甘泉書。不比白
 面謝石奴。漢庭擬出萬卷儒。至尊含笑御玉虛。此時賢傑氣焰舒。更看相
 矜弄牙衢。鳳池鷄省爭兔趨。張曼詩和韻。懸鐘佳氣凌三都。奎光搖
 動天南隅。追風千里麒麟駒。神珠盡撒蒼龍鬚。巨鯨金背浮方壺。詞源白
 練飛舒姑。偉哉賓與賢大夫。南觀扶搖九萬圖。機雲嚴藻構未吳。銀鈞健
 字揮頰書。燕關歡伯呼駱奴。鸞徑鳳吹充寒儒。北門視草席久虛。騰空萬
 丈虹霓舒。相將直上青雲衢。彭金鳴玉彤庭趨。元張智甫和忠佑廟詠
 韓木韻。先生種木於唐。木到于今色倍蒼。有大才名爾相栢。無窮教
 思召公棠。人懷遺愛誰甘芥。天鑿孤忠不惹霜。願與靈株長不朽。韓山山
 上一爐香。歐甘露寺。願分甘露自楓宸。偶作郊行認不真。屋訝天台
 小。方丈僧疑石室老。功臣半霄雲霧隔人語。一塊虛空挂佛身。要識此山

奇絕處。石間詩句最精神。山行有感 茶一盃兒飯一鍋。問關石竅作
生涯。山林純是歡娛鳥。天地不開煩惱花。荒草田園元亮屋。浮萍弟妹少
陵家。此身不得如微物。有觸令人重歎嗟。山中憶故友 自從學舍厄
戈矛。嗜昔文盟一宴休。不見新詩未飯顆。似聞家味滿瓜丘。未寒夢繞梅
邊驛。才暮心懸雪裏舟。願入東都名節黨。如今尚有幾人求。題翠香樓
危樓獨上幾容嗟。望眼何由見翠華。一水空流殘月去。萬山枉被亂雲
遮。士夫不運中原雙。將帥誰嗚半夜茄。象草寒煙凝睇望。何人猶唱後庭
花。洪必元詩。省官命諸生為守城馬發挽詩。欲為申奏立廟。伏波表
屍還。馬嶺苦戰死。至今骨猶香。勲名照青史。桓桓馬將軍。或疑其孫子。逾
月嬰孤墻。四面集飛天。生不為降俘。死期為厲鬼。小卒竊開關。大兵遂制
壘。滿城血為池。全家腦塗地。英雄為痛心。三十餘年矣。陰房野燐青。壞道
叢祠祀。天朝未旌忠。誰為血其祀。名公訪古跡。立馬斜陽裏。臨風叫英魂。
月寒天在水。黃惟賢詩。萬卷樓登高。潮州書樓天下稀。摩挲雲漢吞
秋輝。人間健步方到得。世上弱羽安能飛。諸君於此興不淺。樂士與我心
無違。拍闕長歌飲我酒。一覽衆山拳石微。黃益詩。朝人朝京道中。何
事若波查。翻今憶在家。亂山隨去馬。落日認栖鷗。田野生涯盡。關河去路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賒。斷橋人不渡。拂石看黃花。宿黃蘆。古道樹又丫。青帘認酒家。有
山無樹色。多雪少梅花。鴈影雲垂地。鷓聲月在沙。百年興廢盡。何處問桑
麻。黃光龍詩。題萬壽院。人言海上有三山。今見三城海國間。雲散龍
歸波浪闊。草肥馬健甲兵閑。日沉平野疑天近。水近長空覺地慳。狂客入
來油幕罷。爾來方丈叩三關。莫肅震詩。謝郡守王寧軒。泮水美王侯
能降潮郡之泮宮也。泮水溶溶新廟有。願飛柳羅呈。棟梁揭虹。黜堂丹
青。百堵皆崇。東西從祀。有時其容。冠佩表馬。儿儿雅雅。千古萬古。聖道尊
隆。泮水泮泮。芹藻其碧。青青子衿。斯游斯息。願謂余言。伊誰之力。曰我
王侯。豐功碩德。可錫可鏡。彝鼎金石。與廟齊休。垂之罔極。思樂泮水。薄
采芹藻。王侯戾止。其馬踟躕。我有子弟。侯訓教之。我有老貧。侯康稱之。我
人好之。何以報之。既富且貴。永錫難老。又蘇元嘗聞文翁興學於蜀
人美其德。帝家興學於關。關人紀其功。蓋王政之本。風化之源。關係至重
也。潮自昌黎文惠數公之後。鮮有以興學為急務者。至順辛未。益吾王侯
寧軒。自江西理問。未守是邦。思所以美教化。移風俗。究心於學校。急先務
也。公餘泮泮。色笑勉勵。士懷其德。民化其淳。于時孔廟方遷。雖一殿落成。
百廢未舉。公過慨然捐已俸以贍之。率僚屬以助之。計工直。節浮費。靡廡以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新。從祀以塑。宮墻以完。其規模宏遠矣。諸生何幸觀此。是大有功於名教。乃為之頌云。輿地紀勝四六。初入五嶺。首稱一潮。土俗熙熙。有廣南福。建之語。人文郁郁。自韓公趙德而來。稻再熟而蠶五收。鳳翔集而鰲遠。徙。掃除青草黃芩之瘴霧。剪髮十洲三島之僊瀛。春今古瀛。實望南。粵。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漳潮之分。城號鳳樓。溪傳鰲去。訪古得文公之木。手植猶存。遠遊經子野之庵。歲寒如昨。幸幸應買。州黃。惟潮陽之偏壘。實廣右之典。千里秀民。久已習韓昌黎之教。七朝故老。猶能言陳文惠之賢。其後良。代州林。中。州。幸。執。惟時嶺表。其感潮陽。儒雅相承。乃韓昌黎之舊治。風流未泯。有陳文惠之清規。川上蒼符。香自凝於燕寢。鳳城龍首。惠何有於鰲溪。李公甫曰。依潮州。在方輿勝覽。演綸。驚。禁。剖。竹。鳳。城。封。疆。雖。隸。於。炎。方。文。物。不。殊。於。上。國。文。章。政事。曾。逢。嶺。表。之。韓。陳。氣。習。風。聲。今。號。海。邊。之。郭。魯。碑。記。輿。地。紀。勝。韓。退之題名。某古錄云。唐韓愈。元和十四年題石在濟源。并大願壁記附。李公亭記。唐正元十三年。韓文公廟碑。東坡文集。金山石刻。金山始開。金城山。及韓山祠記。郡守題名。并州于后。招韓韓。陳文惠公為韓公。韓文以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楊之。名曰招韓韓。古瀛集。陳三九者。注之。關於州。守。侯。符。命。滿。為。某。潮。州。圖經。郡守常侍。新圖經。教授陳亦。何。存。三陽志。碑刻。漢。不。公。不。惠。公。像。方。各。州。昌。黎。伯。廟。碑。宋。坡。撰。并。書。鰲。魚。圖。陳。文。惠。公。贊。韓。木。圖。大。昌。王。大。實。贊。先。天。太。極。圖。碑。四。先。生。法。帖。末。吹。直。州。龜。山。碑。行。乾。象。地。里。圖。碑。起。文。堂。帖。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重錄

總

校

官

侍郎

高

士

履

高

學

士

且

履

高

分

校

官

外

撰

且

徐

時

書

為

德

士

且

曹

一

圖

點

監

生

且

林

洪

且

董

仲

